PL
2700
.C42
P5
v.1

筆記上卷

楚孝昌程大純漢舒甫著　男　光鏞　光鉅　光鑑　光銘　校

看聖賢書不難於曉得難於信得如看大學一章自古至今言學者不一首節説個三綱領何以一定在此三者何以三者缺一必不可看第二節是指出明德新民所以得止于至善之由何以先説個知止既知止便能得了何以要歷個定靜安慮境界這知止自然不是粗淺畧曉得的如何能知其當然而不可易與其所以然而不容已既知止了而后有定如何是有定境界定而后靜如何是

能靜境界靜而後安如何是能安境界安而后慮如何是能慮境界慮而后得如何是能得境界本末節如何必要說出個本末來如何必要說出個始終來如何本始一定當先末終一定當後既知得先后如何只說個近道古之欲明節天下國家身心意知這幾件其各處本位正面道理是如何功夫是如何平天下必先治國治國必先齊家齊家必先修身修身必先正心正心必先誠意誠意必先致知致知必在格物其相連緊要關切是如何先儒說序不可亂如何是決定不可亂處且如

近人畧知誠意實在致知致知實在格物矣而致字註解推而極之若不體貼到推而極之則知字欠了火候誠字亦不得力格者至也極處無不到也傳又實以表裏精粗無不到句何等周到若只見得求知不可憑虛而悟當在事物上求格字不得入木三分則知處亦有浮雜遺漏物格節物格而后知至這一句而后無節次所謂纔明彼即曉此也其餘而后註加可得二字不是一了百當了要將逐句上兩字細細體認己到的境界是如何逐句下半句細細體認逐漸可以用功之處實在

下落是如何又句句緊從上兩字想入實境實象了然心目方不浮泛自天子節要體貼聖人如何要指出本字來如何天子及庶人皆以修身爲本如何修身爲本天下國家舉而措之得其本亂節如何本亂末必不可治如何所厚者薄而薄者必不能厚其中實際要逐一尋個下落這一章書如此逐句逐字逐節推求隨文觧義亦覺曉得然既已曉得這是聖人斷不悞人的一條路了如何人人都不做故曰知而信者爲難夫知而不信便算不得知况并不知乎爲今之計先由不曉得者漸

漸求至曉得由曉得者漸漸想其着落處實際處不論聖賢那一句話必要想他爲何說此一句這一句話或關係人之心或關係人之身或關係人之處事接物都放在我身心上體貼親切習慣熟了始而覺聖賢說話强人以所難繼而見他當如是說久而見人聽他說的必定不錯則知而信之有其機矣又久而習慣益熟見聖賢之說是人人意中所當說而他實實說得如此透露是我意中所已見而他又說得比我更加親切則[illegible]而信之又加深矣又久而讀聖賢之書越讀越覺道理本

當如此讀聖賢平淡無奇之書越讀越有滋味則知而信之又加進矣昔程子問尹和靖如何是心廣體胖尹高吟曰心廣體胖彼惟實體以身故深知其味夫讀書至於知味則知而信者也知而信則眞知也徒解說云乎哉

明明德於天下註云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若只作平天下說不見經文用此三字之意而先儒謂各誠其意各正其心各修其身雖是此理又似太深愚謂明德之在天下仁義禮智人同此性惻隱羞惡是非辭讓人同此情君臣父子昆

弟朋友夫婦人同此倫這是明德之實明之者勞來匡直輔翼振德使生人所大同者內昭著於身心外流通於倫物道德一而風俗同是即所謂明明德於天下也如此說來不背先儒之意似覺平實

聖經一章是古今爲學爲治的一個定盤星又經程朱發揮親切今人自少至老講究者不外此書而學問事功未見眞實由此一路或者如明季王陽明之流弊要除却格物二字猶說入〻二〻先錯而今人又知痛罵陸王確遵朱子猶然書自書而我

自我每常自思不解何故因與兒輩講此一章畧見弊端蓋開端先錯即錯到底矣如明善誠身乃大學之綱領而明善又爲誠身所入門令人實知格物不是憑虛以註云物猶事也然知事而不求事之理則見事而不見理也令人實知格者至也以註云極處無不到也然空空說個無不到則未到而以爲到者有矣或將到而欠無不到之分數者有矣是不知傳中朱子加表裏精粗四字煞有苦心蓋驗之於表裏精粗實境實象則明明有據而所謂無不到者乃眞無不到也如世人講格物

高明者只求裏與精庸下者只求表與粗見半邊便遺了半邊或半邊尚是皮膚而到字終無體認如何能深知其味旣不能深知其味則雖知其當然而不知當然之不可易雖知所以然而不知所以然之不容已或似是者便以爲善似非者便以爲不善或以爲善而勉强撐持終無心肯意願之實或以爲不善而姑爲洗刷終無斬釘截鐵之功此種入門做法雖終日格物於自己的知可能開擴得一層兩層否至推而極我之知又若萬不能矣自是而後以浮雜紛亂之知用之於身心家國

天下如何有得力處故明季講學問者在脫去事物而憑心者失之虛無今日講學問者知得在事物上用功而失之踈畧今日欲返此病當仍取証於聖賢之已試者舜曰惟精必精乃能一也夫子之多聞多見而曰擇曰識非擇之識之多聞見亦無益也中庸曰擇善必加博學審問愼思明辨乃爲擇也孟子曰深造曰詳說看他深字詳字意思如何歷代先儒或曰眞知知必如何而後爲眞也或曰窮究或曰尋繹或曰沉潛反復語雖近複各有旨趣兒輩試將此種話一一推求體會或亦不

至大段浮混雖一盲引衆盲未免迂誕而自己身心性命之間固不可少此一番瞎撞也

朱子補格物傳說個表裏精粗無不到使後人有所依據以爲格物之功直與知止節說定靜安慮同意蓋一知止即可得止而不歷此四者則火候未到工夫亦覺不實格物若只說無不到而不明示此四者則得此遺彼而工夫踈漏道理終有欠缺學者做工夫欲求穩實每一物來要分此四件看然後驗格之到與不到自己纔有把握也

向在麻城遇金明府勸盧二尹學字盧云筆拙不

能金進之曰只是寫便是余深服其語數年來每遇繁難講解心厭而欲止者偶憶此語自畫之意爲之悚動

朱子論仁有兩柄戳子一柄看心體是全體不息四字一柄看行事是當理無私心五字古今多少聖賢帝王都混此兩柄戳子不得學者當入思議胸中方有把握

看講書要看得有痛癢他說是的我眞見得是他說非的我眞見得非久之漸有親切處

朱子說孟子好辯只緣是放過不得說盡孟子七

篇心事說盡孔子作春秋心事說盡天下萬世主持世教人心事吾輩今日試想如何放過不得推而廣之世界上儘有放過不得處引而近之我一身一家儘有放過不得處切而指之我之一心儘有放過不得處念此終日閒混眞虛生浪死耳

程子解性字謂性即理也朱子謂性非有物只是一個道理之在我者耳此是兩先生將古今聖賢傳的習的體之於身驗之於心極數十年工夫灼然見得方說此語學者當時時玩味時時體認漸覺親切則凡所謂盡性復性率性養性知性皆有

下落可循有工夫可入

細看孟子煞用過格物的實功來如辨義利處辨王霸誠僞處辨詖淫邪遁處辨鄉愿似德處辨非禮之禮非義之義處辨仁義内外處口之於味章辨性命不同處浩生不害章辨聖賢等級處辨任人論禮處辨仲子不得爲廉處辨禹稷顏子曾子子思同道處都是格物的樣子私淑諸人淵源有自先儒説孟子不可學學之無依據恐非定論

凡人生平人品做壞人都説他是一念之差到此田地即自己追痛悔恨也只説我當初也是一念

之差這一念之差若是難知如何人也曉得我自己也曉得若是容易知如何大半有此一念之差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若是個人當自有扯轉此一念處

人衰老更要理義扶持

道理看得親切方有意味道理看出意味益見親切

今秋看朱子解大學中庸註有數段極警切處如接其形如聞其欬回思前五十年每日之乎者也眞是做夢

以齊王猶反手章是孟子打算戰國時勢的一篇文字尊賢使能章是孟子條陳戰國時務的一篇文字三代而下如韓信登壇數語諸葛隆中之對畧得其意今國家廣開言路草茅皆得以抱負自達有志之士當作何打算爲隱居所求之志行義所達之道

性善二字孟子以告文公朱子謂其擴前聖所未發學者自讀三字經時已蒙父師指示及長而讀四書諸經看性理及程朱語錄口口人性本善或作爲文章鑿鑿不爽試反而自思果能信得及否

果能信得到不可易不容已處否以此觀之平日所曉得的性善只是前傳後敎此唱彼和而已若實叩本心說善也得說不善也得說善惡混也得如麻木人不知痛癢不特不能信且并不肯疑噫人之異於禽獸在此人之可爲聖人亦在此因循浮混可是立脚所在麼因就孟子之書詳察其以性善立言之意約得十章○孟子道性善一章○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一章○公都子曰告子曰一章○鈞是人也一章○牛山之木一章○仁人心也一章○人皆有所不忍一章○盡其心者一章

○口之於味一章○魚我所欲也一章置之案頭時一體認未知此後信耶疑耶姑記於此以驗後日看麻木形骸尚有活動日子否也

人之下手用功處全靠一個心堯舜人心道心之防孔門之仁曾子之明德子思之性孟子仁義之心中庸後半部之誠聖賢說出許多工夫皆爲此心設法求復其本然者耳陸王專於心求之便無持循依據了後世以諸儒痛闢陸王遂把存心養性工夫視爲佛老外道豈不因噎而廢食乎且近日講習諸公口口格致口口博學審問愼思明辨

明是朱子功臣矣而身心間毫無所得又是何故譬之行船篙槳篷索一件不可缺少須把定舵始得

浩浩其天註訓浩浩為廣大以知化育而言也如何至誠知天地之化育便廣大即是一天蓋天地之化育只是實理流行無一處不到無一時或息原極廣大至誠之知化育亦是實理默契凡天地化育所及皆是至誠之知所及故廣大即是一天也向日亦嘗隨文解義此說差覺明白記之

書不難曉得要信得及信不是說聖賢言語我當

信是我實見得聖賢所說的實實可信也

是非邪正要得界限分明人誰甘心不肖做錯一件只覺不妨是自己移了界限耳

主宰嚴肅更得義理栽培方不至東倒西歪

學者一生看得一個界限分明守得一個界限清楚自家纔信得自家幾分過不然到事窮勢廹那裏由你自已主張

凡人一生元氣不足猝遇風寒定生病痛然隨得藥餌扶持亦可救得一半如欲生事害人隨將惻隱之心一想如行非禮非義隨將羞惡之心一想

如矜己傲物隨將辭讓之心一想如顛倒錯謬隨將是非之心一想此醫道中一帖四君子湯也不要錢買不要國手按脉開方一遇風寒時服一劑或者元氣稍復病痛也輕得少許未知病人肯服此平淡無奇之藥否然舍此亦成不治之症矣

人只是一個心一邊是人心一邊是道心戕賊陷溺放失是一邊存養收歛擴充是一邊不好者是我熟的境界要漸漸生好的是我生的境界要漸漸熟下手處全在一操字主宰嚴肅静時之操也遇事循理動時之操也

聖賢道理有正面看不警切者必須反面一看方得透露蓋正面本道理之言或聖賢甘苦親嘗處此種境界本是生路生眼看生人何能洞悉其曲折惟從反面一看則人人所共見共聞者也我從熟路上先指點出一個是非則或是或非皆親切有據然後以我之親切處又反而印證聖賢所說正面比隨文解義者自不同矣

一生做人何苦在此一事上壞了心術一生做人何苦在此一念上入於禽獸堂堂正正明明白白生也生得安死也死得順

我要信得我過我要拿得我住我要成得個我萬物皆備於我如何到正經路上便安心少了個我豈不可惜

聖賢做事看得是非明白不計利害後世知謀才畧之士只看得利害明白雖不計是非而隨世運以立功名往往有所成就今學者靜處一室也要將天下事務打算計較一番如何方是是非明白如何方是利害明白各就其心之所主處尋個下落造個本領若只空言用世吾不知世界要我輩何爲也

人時時將自己的心想一想自己的身想一想自己的家想一想儘有不敢放逸處

心要虛要公要正要大要精密方做得一身主宰堯舜人心道心之防孔子之從心不踰矩孟子之求放心四十不動心從來聖賢無有不在心上用功者陸王見得此意故其功專而有要然亦有所見遂謂學問可以不事仍是執德不弘耳後人又以諸先生闢陸王之故說及心學便指爲異端究竟學不在心反在口耳耶余觀孟子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指示學者最爲親切曰性善

原心之本然者也曰先立乎大說心之先用功處也曰盡心曰存心曰擴充說心之前後用工夫處也曰陷溺其心曰失其本心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曰放其良心曰我亦欲正人心爲天下後世憂深而慮遠者只在此一心字今學者欲稍稍自立實在要異於禽獸不在此心中立個規矩守個界限縱博聞强記著書等身靜夜自思與自己有何干涉

胡敬齋云無事時不敎心空有事時不敎心亂是他生平著力處亦是他生平得力處

必竟實見得道不可須臾離處方肯下戒懼慎獨工夫

佛氏亦見到此心是不可昏蔽的故用功專而得效亦㨗然他只得個虛靈不昧的虛景象他怕惹着道理便無收煞

東坡謂孟子已道性善荀子不得不言性惡古今文人喜以翻案見奇都是如此只害有大小淺深耳

性即理也具之於心非有形象可狀只是個事物之當然者在我耳但一落形氣之中有所蔽便須

精察而格致之功不可少有所役便不能力行而誠正修之功不可缺至于工夫既到則我胸中之所謂當然者不為氣所蔽不為氣所役天命之性無少虧欠心即理理即心矣陸王只見得心是好的不知心固原是好的一落到氣質上則理雜乎氣矣收歛精神自作主宰也怕主宰先錯了先立乎大也怕所立者到應事接物上又行不去然他却比世上讀書人不同者他內面工夫有得力處耳

人知得吾心之天則小心昭事不在對越而在衾

影矣俯仰無愧豈問天人

實心在道理上體貼者恁地平易乍有所見大驚小怪如何能任重道遠

理氣是兩件要知得是合的理氣是合的要辨得是分的

讀一生書做一生好時文到底只喚做道聽塗說與我何與

人性本善大學在止於至善正復性之準中庸之明善誠身擇善固執乃復於善之功由善而至於信由信而至於美大聖神則積善而至於止至善

之等級也故孟子性善一語要實實看得明要實
實信得及要實實守得定
大學首節時時涵泳體認切實入己方知學問歸
宿處中庸首節時時涵泳體認切實入己方知道
理源頭處
聖賢一句話有一句的道理要看得他的道理出
又要看得他的意思出
格物只是凡事尋個是處然是字亦難定平常說
一句話做一件事何嘗不說我是故是字要確見
得是人心之所公是者方可謂之是

人一個心真正要潔潔淨淨人一個身真正要堂堂正正人一個家真正要整整齊齊

性即理也道者事物當然之理大學首言格物在即物而窮其理也學者平居要知人所不能知行人所不能行而不在理字上着實謂之聞道可乎故朝聞道夕死可矣實實見得此理透守得此理定涵養得此理熟舍理而講學問人品事功皆誤也

行一善自己覺得做也得不做也得去一惡自己覺得去也得不去也得是知之不定卻是知之不

切惡惡臭好好色利害切於己也切則他人攔阻
不住他人誘哄不信魂思夢想千方百計以求如
我之願始肯放手故切之一字是閒混寬泛者對
症之藥是勇猛精進者緊着之鞭
今人尋常口語動云我只率我的性是義理之性
便率之是道若是氣質之性不是過便是不及了
如何率得
唐虞三代之治天下其君臣咨警只是一個天一
個民人主欲止於仁舍此無根本處矣學者欲堯
舜其君當以此爲第一義

契之敬敷五敎皐陶之廸德修身知人安民傅說之論治論學箕子之洪範九疇皆古今扶持世運道統源流之大者而論世者無聖人之稱學校中無專祀之典亦是古今缺事
湯武並稱讀書而見湯勝於武伊周併稱讀書而覺伊過於周
伊尹聖之任者也然始也三聘而出終也復政而歸累朝元老事業格天險阻艱難行所無事内無三叔之流言外無頑民之反側舉征誅之代而親見堯舜君民之盛眞可謂正己而物正者矣

周公之制禮作樂規模較伊尹濶大然自武王旣喪之後見於大誥諸篇者事事都處置得煩難或亦世運使然耶

伊周一生事業都是一個至誠做得無些子缺陷此可以立萬世爲臣之極矣

人只一個誠實便根本穩當不論做大事小事皆有個結果收成處

人能誠實自己方信得自己過

人愛假體面必不顧眞體面若顧眞體面何必講假體面

自家要靠得自家須是主宰嚴肅

平心處事和氣待人

處患難中不可不盡人事人事既盡之後便當聽之於天若一向憂危疑慮在我者全無主矣

錯處只往錯處移終身在文過中矣及其更也人皆仰之何等光明正大

學者要立得脚穩先要存得羞惡之心內觀己身外觀人情種種不好總是此一路病痛理欲交戰之頃正須他破陣解圍也

孔門教人求仁孟子兼言仁義仁字道理寬義字

界限緊克己復禮主敬行恕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恭寬信敏惠是爲仁之功却是義邊事故先儒說仁體而義用求仁不從義字討實落則無私者未必當理而自謂無私者亦未必果能無私也

惡不仁者只是羞惡種子見得明守得定習得熟學者猝然未到此境將聖賢言恥處逐一體認得親切入己庶幾有所不爲耳

人要出來任天下事只靠一個清謹不過一夫之私行耳況清不眞清謹非眞謹則與患得患失何異

藏頭露尾遮葢一生是那一種人行徑君子立身行己正要自家審度

古人盡言於君友間皆有一段真懇之意溢於言表故其說重聽

耳目無交不展書此身如在太清居虛静所得亦自快活一生然終不過一高僧結果耳或曰白沙似曾點所見他那裏見得人欲浄盡天理流行八字

天時不能無寒暑命運不能無窮通立得脚根穩當如大暑不至中暑大寒不至中寒亦是盡人以

聽天處
人只一身是我自家做得主的閒閒混混聽其顛
倒迷亂豈不可惜
不從切己上想一進步縱謹慎忠厚一生只叫做
鄉黨自好
不看無益之書不說無益之話不行無益之事也
省得許多勞擾
寬着意思漸近收斂沉靜時不是塊然頽然整頓
處不是矜持作意
孟子言人之異於禽獸君子存之獨從舜說起亦

以人心道心十六字是古今道學之宗倫物仁義是古今學道之實明察由行是古今學道工夫耳學者不於此處着脚異於禽獸者畢竟在何處

今學者畧走正路便要闢佛老闢陸王吾謂今日且先自己求個實在本領看孔顏曾思曾道他人長短否孟子不得已而好辯也要到不得已處今日陸王無人佛老中不過遊手乞食僧道不暇辯亦不足辯也

窮理之學朱子說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不到不容已不可易處則當做者

做也得不做也得做了也無所益不做也無所損慕名強搽有何得力故從事格物者表裏精粗無不到是用工夫的地頭不容已不可易是驗工夫的火候

物莫不貪生畏死飛蛾投燈禁之不止氣質之性使然也人之好俠輕生豈不與此類乎人靈於物而與物同愚似此者多矣

文章不論是非先要翻案以爲新奇即此居心便不平正縱有所見亦不穩切

四書五經聖人修道之教也學者須句句會得是

命於天率於性自己方有箇承當處
人壞念將起時只覺得可恥便有轉機
人看得自己貴重方能有恥
人平日講得義理明白方覺得有恥
人世得意事我覺得可恥亦非易事
恥是個策勵人的大關鍵只要人有此恥耳
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聖人說箇恥字朱子註云行不及言可恥之甚內省於心儘有可恥處儘有可恥之甚處只要看得親切入己自家方有把握

孟子言自得註謂得之於己試思一生所知所行那一件是得之于己者口耳襲取前傳後敎偶爾風吹草動便沒交涉矣

須時時識認本心

古今博通之儒臨事七顛八倒不是他無好樣子未能自得泥焉襲焉托焉似焉越做作越支離原未窮理故也

天地有自然之理吾身有當然之則天下有同然之心以我平日所體認者旁叅互證亦是消磨私意習染之法

時時將自己的本心與聖賢之心兩相比較到親切處方見着實時時將自己的本心推究到不如聖賢眞正有所不可處方見策勵

立定大綱一層一層磨洗去不令間斷即此便是持守

鄉黨一篇孔子全身也其持身接物飲食衣服皆衆人所能知能行踐形盡性豈必別有神奇

儒者之學動口天人性命太極無極亦是習氣眞正下工夫者家庭日用衣冠言動之間儘有實事

將聖賢所言道理看得如家常說話便有滋味

有物有則不誠便無物了何處尋討這則故學者斷以立誠爲本

道理是公共道理誠則能有之於己

學者到說好話做好事人信不及便無藥可醫矣推其流弊只是不誠

言忠信行篤敬立誠之大端也念念在此守而勿失此中有多少閱歷多少移奪到得參前倚衡方是火候

佛老功利兩途總於利害上見得分明佛老遠害

害眞遠矣功利專利利眞得矣只是於生人之理全無着實知得他全無着實自己當如何進步遇不顧名義人還當至誠以動其良心恐一時為浮言邪說所惑又或乘於氣之一往旁觀一為撥動彼之眞心未必不自此而開悟也

說話要平心靜氣激於意見固不可激於義理亦不可

明道先生接人如春風和氣康節先生人稱為我家先生二公固不是和光同塵做出來的

看他人錯處時時當返觀內省

說他人是非處時時將自己一一勘驗

孟子七篇說得暢極只是理明

學者生聖賢之後不能無待于教四書五經立教之書也王者之禮樂刑政教人之事也須知得教本於道道率諸性性本乎天庶幾不至有他岐之惑

常人之畏天在禍福學者之畏天在是非常人之畏天在罪孽難逭之際學者之畏天在事機將動之初

義理是有定的亦是無定的將聖賢所說旁參互

證則自然之中在其中已然之中在其中同然之中在其中

志能帥氣如主將嚴明步伍整齊而不亂志能帥氣方不至輕喜而易怒

悠悠泛泛只是志不定

孟子之論王道眞見得此心同此理同其根源却從大學絜矩二字得來學者欲講經濟處處當以此意作根本葢人心悅服自然雷動風行不違農時兩節非有甚高遠難行之事然實實做出萬物各得其所矣

後世講經濟者只爲國家打算不爲生民打算其實爲生民打算正是爲國家打算也
貪目前之小利失久遠之良圖遇事風生利未興而害已百出悔何及哉
事有大小理無大小事有大小心無大小故學者隨時隨念有不可放過處
一個心安放在義理之中方安穩
朱子補格物傳在即物而窮其理也一句發前聖所未發使萬世之學者實實有所持循遵守
古今人品事功但將理字一看儘有是非聖賢學

術心地微將理字一窺亦有優絀這理字分明是個尺度

處習俗之中不可求同亦不必立異孔子麻冕兩節中明有兩個條例只拿定一義字做主宰爲得耳

陽明不信未發之中常人俱有却信得良知過此不可解

目下家孔孟而户程朱正如遊脚僧每年傍大堂頭隨緣度日聲聲阿彌陀佛而已究竟於自己何益

不親切如何信得及不信得及如何親切此亦無他巧法只死不放手漸有入處

舜遇人倫極變豈是前人有樣子可學一念至誠終始不渝卒成大孝學者境遇不順能作此想無難處之骨肉矣

人如何開口便覺自家是是的說是已有自足之徳不是的說是甚且粉飾其說以為是成個甚麼樣人

先有根本方可栽培

時時提醒此心作個主宰譬如一家有個明白主

人翁時時肯照管家事大段不至廢弛
聲色在前不能不聞不見只是聞見而不流去這
便要自家有主持
心迹互異内外不一仍是個主宰不定志不能帥
氣
志要立一定不遷是立之規模處時加策勵是立
之接續處細加檢察是立之嚴密處必如朱子所
謂念念在此爲之不厭方是立志
能敬則志定能誠則志一
太極只是一個理字就動而生陽說太極即在此

動之中就靜而生陰說太極即在此靜之中就動而靜靜而動說太極即在此動而靜靜而動之中就五行分布萬事出說太極即在此五行萬事中故天下無一時一事而無理人心具有太極當如何逐一體認

道者事物當然之理今日用間說一句話做一件事亦說是應該如此却要確定是當然之理人情事變當不可直致處亦須别有商量然總在道理上審定意見權術參一毫便落邪徑矣

做格致誠正修的工夫要曉得總是為明明德也

將此句做個主腦然後格致不入於玩物喪志誠正修不至於務外襲取否則舍本徇末終不得力也

自程朱發明大學之後格致誠正修的工夫學者稍知進取從入之途然望崖而返半途而廢總於明德二字未甚喫緊體認看在明明德傳方知聖人着力得力處

事得其序之謂禮物得其和之謂樂禮樂二字可以修身并可以養身可以治心並可以養心故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

持其志無暴其氣是禮樂進步處
閒中看習俗有多少不必說的話多少不必行的事多少不必用的心
明德是舵格致誠正修是篙槳篷索日用行習間似此體認到親切處方不是虛舟
大學首節三在字煞要緊中庸首節三之謂字煞要緊後世百家雜興異說紛亂言學言德言民言至善言止言性言命言教只不知聖賢立說歸重之意耳
廓然大公物來順應八字於偏私狹隘時體認親

切亦覺心平氣和但恐只有個虛景象耳

學者要曉得著此書之意方知讀此書曉得讀此書之意方知自己着力

求放心只是主宰端肅常炯炯在此

近日保甲之法官府止用以除盜故上下襲為文具究之盜亦難除若倣成周比閭族黨之意教以禮讓親睦三代之治皆可次第舉行豈僅可治盜乎

三代以後民無恒產一遇凶年全賴朝廷賑濟所及者有限矣平時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處當一一

講求蓋上爲之計不若令民之自爲計也

凡事沾滯只是見理不明

做官長不以誠心感動人縱有私恩小惠終不聯屬

心不可一刻無主宰靜無主宰不是坐忘便是坐馳動無主宰不是逐物便是徇私

小小智巧用慣了便入於下流而不覺

凡吾分中合當然者便是理便是性便是命只胸無主宰見不明守不定耳

凡事求其合當如是者方做即一坐一立亦當求

其合如是者

人須實知得一事苟百事皆苟則造次顛沛之間始有不可放過處

三自反到禽獸又何難焉仍是自反之意故曰君子有終身之憂

人平居少些閒議論亦是存心之助

學者凡事趨於正方立得脚根穩實蓋正則有規矩法度之可守

內正其心外正其容止久之自有端莊靜一的氣象

要斷除習氣胸中須壁立萬仞始得

正直忠厚兩者須兼備有其一而缺其一便有弊端

誠至物無不動彼不動者誠未至也

看聖賢書曉得與信得不同如學而時習之一節顔子之欲罷不能是信得此二句過若冉求云非不悦子之道便是信不及也學者半塗而廢只是過不得此一個關耳

學者讀書要自己尋出味來方肯做工夫

閉户讀書是極好的行止然亦看讀的是那一種

書若干祿之學詞章之學詭僻之學於人品心術毫無所得也

於世俗所謂迂板者安意行之而又不是立異亦近於有守矣

中庸說兩個人皆曰予智算來賢知愚不肖一生受病皆在此五字

朱子解大學至善則事理當然之極也次節解止字曰當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其開示來學處如見其人如聞其聲

事之未來常提起此心堂堂正正明明白白事之

旣至是者必辨個眞是非者必辨個眞非及見於行事是者決定便做非者決定便不做立得脚根穩當方不是悠悠泛泛間混一生

時時提撕方不昏倦

聖賢所説性字要時時將仁義禮智四字體認親切方見性之果善方見天下果無性外之物方見能盡其性能盡人物之性果可以賛化育而與天地參方見未發果是天下之大本發而中節果是天下之達道若只照他講書口念一遍如何看得明如何信得及

誠在天地爲實理在人爲實心這實理不以實心體之如何能有諸己

我輩終日看書聖賢所說工夫旣畏其難而不爲聖賢所說效驗亦將指爲虛而不實其實看得親切只是穿衣喫飯耳行得着實亦只是衣當穿而穿飯當喫而喫耳

虞書人心道心精一執中千古爲學之要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千古爲治之要學者隱居求志行義達道要得此意以爲把握方有向上處

儒者講治天下開口井田學校封建每思大學平天下章偏不說及何也葢聖人亦知此種法度時勢所移必有不能行之萬世者今日聖君賢相只要辦一個絜矩的心眞正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則井田不可行而井田之意可行學校不可復而學校之意可復封建不可用而封建之意可用也

近日設農官極得養民之意但爲農官者必須講求如何爲種植之宜如何爲水旱之備如何廣雞豚之畜牧如何使材木之可用察其勤惰定以賞

罰則此官乃不虛設耳

備荒之法嘗即吾邑打算計秋糧一萬三千有零當有田二十萬石每年當秋收之時按田一石出縣升穀一升如家有五石十石之田者算是可以自給的一年出穀不過五升一斗稻場中畧爲收拾可辦每年合計可得大斗穀二千石每一會擇賢士之殷實者掌之聽其生發一遇荒年儘可分給窮乏之筆之於此以待能行此法者○又穀積之本會散時無搬運候領之苦以本會之人散本會之穀領時無虛冒侵漁之害以賢士殷實者主之

則不須官督吏催而且無那移虧空之弊○又石田出穀一升三年之中合計可得大斗穀六千石京斗則有一萬石矣整米則有五千石矣若煮粥升米可食三人一日之間有米五十石可爲一萬五千人三月之糧計吾邑三百會中至苦飢民不過如此其益甚大而豐年時一石田只出穀一升極大的事在不關緊要中做出更覺於人情甚便也

嘗怪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似乎聖人不須如此費力及觀王天下

章方見本身徵民考建質俟有一毫不到皆聖人之所不敢放心者三代以後紛紛制作何嘗有此等意思

日用之間事事皆有個當然而不容已與所以然而不可易所謂天理流行隨處充滿也

學者凡事辨個是非不肯放手行之既久是者肯去做不是者必不肯做庶幾漸見親切

朱子云同是事而是者便是天理非者便是人欲如視聽言動人所同也非禮勿視聽言動便是天理非禮而視聽言動便是人欲學者眞做工夫當

於此等明白切實處下手若高談性命動口太極無極與自己何相干涉

滿腔子是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觸着便見只要未發時存養已發時體認久久熟習氣禀物欲如何不漸漸消化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一節學者時時體認於身心日用之間大綱方守得定

佛家刻苦修行怕來生轉刼爲禽獸儒者憂勤惕厲怕當下即是禽獸佛家普度衆生怕他人轉入禽獸儒者戒愼恐懼怕自己先做了禽獸究竟禽

獸亦自生自育於天地之間只是他沒有仁義禮智之性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道耳人於這幾件守不住雖欲自異於他不得
人逐日間毋論動靜此心常要在天理上醒醒不昧則未得者有所擴充已得者方有歸宿不然或存或亡亦隨得隨失而已
蘓氏父子專讀孟子可惜只得其行文之法若尋繹其中義理人品學問當更進一格象山陽明得力孟子矣可惜乍有所見主張太過若更能知言養氣雖獨闢手眼亦在夷尹之流

陸王之於孟子功之首罪之魁也

大學自曾子著出凡三綱領八條目惟孟子實實依着這樣子件件做到今其書具在試一一體驗都有下落有憑據

義理之性氣質之性得周程張朱一番闡發始有定論其實人心道心十六字已啟其端特無人尋究到此耳

學須是講而始明學者生聖賢之後凡修己治人之道茍能身體心驗豈不明且備乎然日在學中究日在學外恃前人之講以為講我自己何由而

明也若果欲求進步須自己講又與他人講又以自己所講與他人所講質之古聖賢若同堂面訂而講到得我平日讀的書所信不及者今信得及無大味者今見得有味所當爲者今覺不可不爲且心肯意肯去爲方是眞正在講而學於是乎漸明矣

聖賢死了尚算是活的身雖死而道存也庸愚活着已算是死的形雖存而道亡也然則人要求長生何不求可以不死者

實實信得過誠者物之終始不誠便是無物則日

用動静一言一行之間如何容得欺妄如何可以掩飾得

道理只一個道理聖賢各有一個説話如堯舜言中孔門言仁孟子言性子思言誠各有着力處各有得力處要之道理原只一個道理也

天地有必變者有必不變者學者要曉得所損益之文章制度大意只要扶持個三綱五常則可以敷政立教

王安石之新法其施爲次第併不及管子如何想學周禮

人不在人心同然之理義上着腳縱志在唐虞三代終是意見之偏到底行不去也

我輩動談經濟且看他在家中設施布置是如何近處不能感動未有能及遠者小處不能條理未有能治大者親者不能聯屬未有能格疎者一家生理不能全備未有能安養百姓者一家子弟不率規矩未有能教誨他人者

心定氣和是一身太平景象如何能做得常常如此

人不能無差錯念頭只要扯得轉來

曾點之學蓋有以見夫人欲盡淨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缺見得到有見得到的快活行得到有行得到的快活襲取形似有襲取形似的快活眞實踐履有眞實踐履的快活在學者自家領取耳

曾點也快活了一生莊子也快活了一生邵康節也快活了一生陳白沙也快活了一生畢竟那個是眞快活那個是假快活靜坐無事何不一一勘驗

做一件工夫畧可自信可知有多少磨鍊多少移

奪多少火候

一家之中老幼男女無一個規矩禮法雖眼前興旺即此便是衰敗景象

孟子何慕于爵位而稱仁曰天之尊爵稱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曰此天爵也就人世所欣慕者借以指示欲人之易曉耳

學者平日在家中一言一動輕率苟且慣了一入於衣冠禮樂之場便覺耳目無所加手足無所措豈不可恥

每讀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便覺

爲今世人下對症之藥學者欲求長進當痛自省惕

先儒講在明明德說格致是要知得明白誠正修是要行得明白細思不格致則認欲爲理認理爲欲或似是而以爲是似非而以爲非或見得一邊見不得一邊知不明白這明德便昏蔽了不誠正修則意之自慊心之不偏向身之好惡得其宜亦在若存若亡之間行不明白這明德便昏蔽了推之而持世立教人倫要明於上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百姓昭明皆是方知得聖人用一明字是

喫緊爲人處不然道在古今何嘗不刻刻流行而行不著習不察大家在黑夜中摸墻倚壁如何不陷入深坑中去

哀公問政一章千古帝王之學備矣千古帝王之法亦備矣孔子爲萬世帝王之師豈不信哉細思子思要記兩論必以此章繼堯曰之後

讀書若只記事一件只是一件或執而不化一件并算不得一件必也就此一事中詳究其原委曲折處曉得一個道理則以此事之是非證彼事之是非以今日之所知證前日之所未知或前此所

見已是今此又加親切只管尋繹將去久之而千百件事融會貫通不過數十件又久之見理而不見事則博而實約矣古人讀書之意是如此不然胸藏萬卷何益哉

孟子實實只在心性上用工夫孟子實實不止在心性上用工夫象山陽明只學得一半如何便以孟子自居

凡異端立一宗旨亦是乍有所見與口耳讀書者却不同但見一邊不見一邊正所謂詖辭耳及主張太過遂至於淫至於邪至於遁初然自害終久

至於害人看來只自以爲是四字送了他一生今學者只做時文舉業自然於聖賢道理不得親切若有志向上當畧有所見時正要虛心體認自足了便無進步自是了又走岐途可畏可畏

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是從裏面推行出來幾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是從外面攔截入裏如此立定由粗入精由大及小漸次做去算是大綱穩實

眞實下了些工夫者說閱歷語必少走作有走作處亦見閱歷

道理只論是非不論利害要之是非之所在即利
害之所在也古今枉死了幾多君子幸脫了幾多
小人來
集義註猶言積善世人心田好者類有這箇念頭
然不先知言則善非其善或善而流於不善或善
中未必盡善又其起念時先有計功責效之意正
犯正與助長的病痛或行之無效悔而思遷又不
止於忘而已故知積善要有本領善始積得
傳註有補經之所不及處學者當竟作經看如視
其所以章聖人觀人之法從外面一步步向裏眞

使人無遁情然不是知言窮理如何視如何觀如何察是則程子之説當與聖人之法互參各得而觀人之法乃備也

人性本善良知即性之善即本體之明未嘗息者但知得不完全不精確須致此知而使心之知無不盡方知得明白擴充此知而至於無不達方行得明白陽明拋却格物一層不過致得不完全不精確之知耳如何拿來做個學問宗旨

讀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章實見得性是善的實見得擴充四端人皆可為堯舜的

朱子說理各有路如見孺子入井便有惻隱之心應之做到穿窬之事如何不羞惡偶遇一人衣冠而揖我我便亦揖他如何不恭敬事有是非必辨別其是非看外面那一件來裏面便有那一件去應雖良心喪盡之人當其猝然乍接無不如此此眞心也本心也但要知而擴充之耳

仁義禮智在未發時渾然在中無有形象只是主宰端肅時時提醒不至昏昧便是工夫至發而爲四端氣即用事如惻隱將發便怕有殘忍之念來夾雜此愼獨審幾所以爲第一要着也

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註謂日新又新將有不能自已者如何便有此意思盍四端我所固有只爲私意所隔今既知而擴充則志氣清明義理昭著隨觸隨充愈充愈有所觸識得路逕討得滋味故自不能已矣

朱子說四端八個字每字是一意惻是惻然有此念起隱是惻然之後隱痛比惻更深又註解惻傷之切也隱痛之深也羞恥己之不善也惡憎人之不善也辭解使去己也讓推以與人也是知其善而以爲是也非知其惡而以爲非也細思人生日

用動靜之間自朝至暮不過此八種念頭用之得當便是天理用之不當便是人欲看得清楚行得親切即此便是工夫〇看得清楚方是知得明白行得親切方是行得明白總使此八個字炯炯昭昭藹然燦然於心目之間則殘忍貪昧無恥驕矜昏惡欺詐種種惡念自然少容得些

這四端八個字有順而見者有逆而見者有因已而見者有因人而見者有泛觀物理而見者有評論古今人品而見者有一事相連而見者有許多事專在此一端而見者在在流行時時體認推而

廣之即百行萬善之基約而指之要不失人生盡性之實

初頭做起要立個大界限如惻隱是仁不惻隱而殘忍便是不仁羞惡是義貪利無廉恥便是不義辭讓是禮攘奪便是非禮是非是智大段顛倒錯謬便是不智大界限立住就中漸次做去由粗入精一步進一步自然平實

四端有發得不正時如不當愛而愛不當惡而惡之類四端有發得相妨時如用吾之仁又覺有傷於義用吾之義又覺有妨於仁之類四端有因乎

氣稟時如惻隱等有過與不及之類四端有隨乎
習俗時如某地之人多好生某地之人多尚義之
類都要自己察識得明白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
這仁義禮智之性包括天下萬事萬物眞正是個
淵泉只要人淘洗挑撥出來又不將外面泥土塡
塞了他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進放乎四海皆是
本分之所有

擴充二字孟子人皆有所不忍章充無欲害人之
心充無穿窬之心充無受爾汝之實與夫言餂不

言餂之類皆是擴充樣子齊宣王章推愛牛之心老老幼幼及人之老幼刑于寡妻兄弟至於家邦制産明倫皆是擴充樣子中庸致曲章誠則形六句即是擴充的積漸擴充而循其序則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是也擴充而盡其才如盡惻隱之才必當至於博施濟衆盡羞惡之才則必當至于一介不取一介不與萬鍾弗顧千駟弗視是也

人性本善做強盜的人亦不歡喜人叫他做強盜然而甘心做強盜不肯悔悟者只此本心之明不能勝其利欲之私耳學者畧識義理而不求轉頭

更進與此輩何異
仁人心也離了仁何以爲心離了人心與禽獸何異義人路也離了義只算終日在荊棘中如何展步學者實實見得可哀處即欲不學問以求放心而不得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此如大學之道在明明德一樣看將學時也在明明德正學時也在明明德學了後也在明明德不是大學中詩書絃誦一切不要只要明明德是謂大學之道一切詩書絃誦皆在明明德也如此看來未學問時也要

求放心正學問時也要求放心既學問後也要求放心

告子一篇論心論性詳矣篇末獨説羿之教人兩節註云此章言事必有法然後可成師舍是則無以教弟子舍是則無以學曲藝且然況聖人之道乎分明恐人專在心性上探索師心自任流弊正多故篇末特發此論夫所謂法者何大學之三綱領八條目是也特未明言耳

凡聖賢言語行事要自己有識見方能得其意思如孟子曹交章朱子説曹交資質凡下又挟貴挟

賢故孟子拒之然所以告之者亦極親切非終拒
之也惟拒之而所告仍極親切庶幾深知孟子之
心矣又如舜禹益避位之事或者之論謂舜禹不
當避有如天下歸而朱均不服則將從天下而廢
其君之子耶抑將奉其君之子而違天下耶至於
益避之而天下不從然後不敢爲未免可恥據此
説若是後人做史論也是一篇驚天動地文字朱
子折之曰聖人未嘗有取天下之心也三年喪畢
家宰復政厥辟亦禮之常其避去也其心固惟恐
天下之不吾釋也舜禹廹於天命人心而嗣統不

得已也益求仁而得仁何恥之有如此折辯可謂深知聖人之心矣

孝弟何以爲爲仁之本葢人能孝弟則其心和順君子專務於此則和順所積滿腔子皆惻隱之心由是親吾親以及人之親長吾長以及人之長遇民而仁遇物而愛亦自然之理勢也如仁之實章堯舜之道孝弟而已句人人親親長長而天下平句皆是此箇道理再如舜之大聖曾子之大賢細想皆是此處得力古云孝爲百行之原實在本之當務是如此

孟子道性善二句未嘗有不懈於用力的字面而朱註說到欲其云云者葢知得性是善的確確曉得自己有作聖的本領知得堯舜只是能盡其性之人便實見得聖人可學而至合下力有可用力無不足力無可諉故曰不懈於用力也且看他疑孟子之言已明現出他力量衰弱的樣子故孟子說個道一即引成覸諸人之說以鼓勵之又說到藥之瞑眩以警惕之總是要他不懈於用力處如此尋求方見孟子開發人的苦心方見朱子註解此章之細密今我輩讀此一章體認親切令有諸

己莫負了父母初送上學時人之初性本善六字也

人生偶行一不好之事縱流弊多端猶可遷改若心地不善便是禽獸種子故孟子之不得已在正人心大人之格君只在格君心之非心之係於自治治久者如此

人只自家看得是個人儘有放不過處我一心本有仁義禮智聽其喪盡良心是心之放不過處我一身有視聽言動聽其非禮與禽獸只能知覺運動無異這是身之放不過處我一身之所接有君

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聽其不親不義不別不序不信與昏暴下愚無異這是身之所接有放不過處既是放不過處如何我自放下了每常思之通身汗下

只說個心字便有人心道心之異君子必以道心爲主而人心聽命焉只說箇性字命字便各有在氣在理之殊君子從理不從氣故孟子口之於味章性命明有兩個而盡性立命只有一途

先聖後聖其揆一也孟子特舉舜文立說這兩個聖人必有獨契于心者每常即七篇中尋求其故

孟子於舜之盡倫盡性極力摹寫不曾同堂親炙於文王治岐之政時時稱道至於告齊梁及滕制產明倫竟把文王之政做了自家本領他若堯若湯武若周公時一說及未聞詳而且盡如此兩聖者如此看來亦覺得其形似但細想實在獨契處不能親切噫惟聖人能知聖人難矣難矣若只泛說個心同理同却不敢隨聲附和也

舜之人心道心只在心性上用工夫文王之緝熙敬止純亦不已也只在心性上用工夫孟子之居仁由義也只從心性上用工夫心源相接臭味相

同自與他聖稍別

學問到默識心通自然而得之於已方是所學在我不然聖賢的言行是聖賢的與我何干縱或襲取一二若存若亡於我全無受用是故學者眞欲自已有所得力一定是依着聖賢成法一步一步旣下工夫又下工夫方得實有諸已

博學而不詳說其理只是誇多鬬靡聞見愈多而識愈雜耳看世間記得一肚子故事人可能說得一句正經話行得一件正經事麼今詳說其理則學一事即見一理學百件事即見百件事之理積

累愈多自然融會貫通凡事至物來自然有箇頭緒若平日不曾講究這事之理一事至前千頭萬緒紛紛雜雜豈得爲約

故者以利爲本如人乍見孺子入井便有惻隱之心此是故之自然而出者所謂利也若見孺子入井不惻隱不是喪心病狂便是矯揉造作必非自然而出者雖是故却不得謂之利也故言性者都說故而故者必以利爲主

人本來滿腔子是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只要保得住養得純時時體認處處擴充不敢爲氣稟

所拘物欲所蔽習俗所移方立得個大界限在這裏然初做此種工夫安得無間斷要常常提醒接續將來自有入己處

凡人到無可如何處皆舉而歸之于天謂其莫之爲而爲也其實莫之爲而爲中實有個道理看匹夫而有天下兩節與賢與子豈是無心撞着全無人事的麼

周全人争辯事必期於彼此相安若其中有一人不諒只以至誠動之不可失了周全的初意至家庭骨肉間尤用不得一毫忿疾慎之慎之

舜於父母兄弟之間一段至情不容已處眞正是
肫肫其仁
舜之心地自孟子一一闡明出來眞正是渾然天
理
人須把氣禀物欲壞了的性情換出本來之至性
至情來倫物中方有關切不容已處若只靠偶然
的觸發隨發隨止若存若亡終不得力
文王治岐之政全是視民如傷四字得力葢有此
至情深入民隱方件件周到也
佛家把人倫庶物都看冷了如何得有至情至性

他說普度衆生慈悲爲本徒自欺欺人耳

喜怒哀樂未發爲性既發爲情吾心中實具此大本達道苟能戒懼慎獨在此方寸中盡得致字着實精密大本由此而立達道由此而行此人心道心十六字源流也今講家諱言心學二字吾所不解

夜氣無下工夫處工夫全在旦晝所爲莫把操則存只作主宰端肅便了

本諸身徵諸庶民六事上下古今幽明人己無不契合只是得我心之所同然同然只是理義故推

其得力處曰知天知人
橫逆之來稍不自反自己便生出如許橫逆來了
可畏可畏
愛人不親若不自反其仁便以不親加人了我初
念之愛人者謂何
人家生事的家人其意亦或主於爲家主即家主
亦說他本來爲我及至生出事來破家蕩產只是
家主受累這家人如何算得是忠義之僕人臣之
急公奉上亦要識破此種道理
愛子弟不教之守本分識道理田產千萬適足助

其淫邪之具即讀書萬卷下筆滔滔亦不過假以欺飾之資有識者所當深省

人要閱歷要磨鍊自已本領方得堅實若只彷彿近似猶在一出一入之間

舜固是生知安行然遭人倫之極變此中亦有大得力處眞金由鍛鍊而愈精也

過人不諒我的事不得付之不理平心靜氣深察致此之由未必人盡非而我盡是也

所惡於上一節是惡中強恕的樣子能近取譬註中近取諸身以已所欲譬之他人知其所欲亦猶

是也然後推其所欲以及於人是所欲中强恕的樣子

先儒說忠恕二字離開不得大有功於學者不忠之恕不是姑息便是苟簡且自己漫無主宰或我以爲恕而却不是恕我以爲能恕而却未必實盡其恕只看世人動口說我一生是極恕的人按他行事之實果恕否

絜矩二字是恕之事朱子說到此節次成了方用得可知格致誠正修工夫一一在着實體認方明得恕之理方行得恕之事恕可易言哉

今學者之做好人只是怕人說我不好又要人道我好又逆揣做了些好事應有如許善報種種雜念就是不肯真心做好事的真心做好事者見得道理本當如是我一定要做到如是那裏有一毫計較

仁人心也義人路也看得這四句親切方知得離了仁便不是人之心與禽獸何異離了義便不是人路冥行瞎撞終身在陷溺中終身在荆棘中常常體認到此不啻聖賢耳提面命也

熟玩四子之書覺諸子百家儘多閒言亂語

看書當如聽訟兩造俱偹虚心静聽眞正得其情實然後斷以律例當此時也糊塗了事不得偏執已見不得徇其迹不服其心不得一邊服兩邊不服不得當面服出衙門不服不得聽訟者如此詳慎庶得眞情看書能如此尋究庶得書中之意將聖賢言語只作一塲説話雖讀破萬卷口誦如流只是道聽塗説若自已求個入處須是切已體認

尋不見路途討不出滋味如何不半途而廢要之亦無别法只是尋只是討尋了又尋討了又討

伊尹一生是聖之任伐夏救民是任放太甲於桐冕服奉迎太甲於亳更是任到得復政告歸又何其全不任也聖人之心渾然天理於此可見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只要此良心眞種子養得生意滿前器量自別

仁者心之德愛之理心非仁心之德是仁愛非仁愛之理是仁仁是個生的意思如四時之有春彼其長於夏遂於秋成於冬雖各具氣候然春生之氣皆通貫於其中仁便有個動而善之意如動而有禮凡其辭遜皆禮之然動而禮之善者則仁也

曰義曰智莫不皆然又仁是此心中生意心是活物必有此心乃能知辭遜必有此心乃能知羞惡必有此心乃能知是非此心不生又惡能辭遜羞惡是非譬如百穀之熟方及七八分若斬斷其根則生者喪矣其穀亦只得七八分若生者不喪須及十分收而藏之生者似息矣只明年種之又復有生所以說仁統四端而聖門立教必以仁爲第一義凡克己復禮亦只要存得此愛之理以全此一團生意以保此動而善之道而已

天地若無一個生生不息之心便人消物化世界

都沒有了人若無一段至性至情生生不已之意則一身先死而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與身相接者都冰冷了

凡邊境屯衛養兵之法當畧倣祿足代耕之意而寬爲之地使其父母兄弟妻子皆有所仰賴葢恤其家正所以用其身也又俯仰可恃則必無逃亡中潰之患身家是念則必無驕悍自逞之行有上農上次中及中次下食之五等則人各自爲激勸而武藝不得不精有不精不能得田之慮則家各出其強壯子弟爲兵而兵不患其不勇由是而行

以內政軍令之法軌里連鄉各有統制平居則祭祀同福死喪相恤災禍共之有警而戰夜則聲相聞可以不乖晝則目相視可以相識其歡欣足以相死其急難足以相救是則守則同固戰則同強得仁智勇之將而用之與外省戍守出戰之兵不識敵情不習水土者相去誠懸絕矣

學者於四子之書自少至老未嘗放過然每讀一次更覺尋繹不盡

子夏以文學名而有敦倫務實之論規模狹隘而有大德不踰閑之說是其氣質變化處然矯枉過

直兩處都有流弊可知變化氣質中儘有細密工夫在

禮出於自然之理在人心爲自然之節嚴也是自然而然和也是自然而然先王實見得有此自然之理故制出禮來皆合乎人心自然之節所謂固其固有者裁之也後人不識自然之理四字行禮者與棄禮者均無是處

今看聖賢言語要像子弟聽父兄的教訓他句句是切己爲我的他是閱歷過來說是的必是說非的必非說要做的必定要做說不當做的必定不

當做若半信半疑便是暴棄種子至翻案見奇更
是下流矣
讀書做人只是一件事從前都把做兩件看了所
以兩處都不得力
人說話先有個他人說的話便不是此種意思只
是好勝自己心中如何得有平正日子
士大夫晚年多入於禪者只是自己一生讀的書
講的道理未能入己隨處都靠不得倒像他們略
有把持此非異說之能引人也乃自己入門先錯
耳

眞聖賢不沾滯眞英雄不沾滯眞小人不沾滯都是見得明拿得定閱歷得深耳

盛夏必熱嚴冬必寒善養生者只寒不中寒熱不中熱耳豈能辭寒熱哉人生逢不齊之遇當自己作主張自己有個補救

天教你父子有親你便父子有親天教你君臣有義你便君臣有義朱子此語眞道得事天之實際出來推之視聽言動皆有天皆有事天之實際衾影屋漏皆悚惕處也

看史書當如審人命盜案怕審不出實情又怕冤

屈人的性命三反四覆務盡其實而後以聖賢中正之理斷之

或問禘之說一章喫緊在仁孝誠敬之至六字有其誠斯有其神報本而至於始祖又至於始祖之所自出我之精神實足以聚彼之精神方有感格之理今士大夫家高曾以下皆得隨分自盡然仁孝誠敬之至六字却是一樣少不得的蓋惟孝子為能享親此是實理實事

人豈必小人方為下流依傍詩書矯飾名節一念偶馳將錯就錯勢之所來回頭不得可惜也夫可

衰也夫

看歷來讀書人下梢不免墮落者只是不從窮理入的

京房善易而不明進退存亡之理連自身也保不得今每事聽命於卜可乎

每思詞章訓詁之學未必有大害於世然藉聖賢以文其奸始而害己終亦害人詩書中有此等鄉愿不可不察

人之私欲真是難除不必蕩閑踰檢也一念所向便從便安習熟處發露此種拿捉不定即流於放

肆也不難

一二習熟便安處拿捉不定何時是轉頭日子工夫做廹促了亦能生病只要此身此心自朝至暮在理義中時時提醒時時接續便是工夫

筆記上卷終

DL
2705
.C92
P5
v.1

筆記下卷

楚孝昌程大純漢舒甫著　男光鏞光鉅光鑑光銘校

儒者之聞道全爲生時計葢人不聞道是枉之生耳縱活在世上與禽獸何異佛家之聞道全爲死時計葢得其所謂清淨寂滅之道恃之以死也雖然生不順矣死如何得安聖賢生也是這箇道理死也是這箇道理踐形盡性全受全歸故曰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人之行事不合於義者多矣到得義以爲質是的必定是是非的必定是是非了聖人又說禮以行之

遜以出之信以成之可知每行一事有多少曲折然又須知不是强作周旋皆道理中所應有者

以譏議他人處譏議自己庶幾省察之嚴

人心不平正儘有過而自以爲是者不知一事不謹後悔何及

功利家利害眞是分明而不免於害者纔利己必害人纔害人已亦不得利也商鞅桑弘羊之屬可鑒矣

人一生要算個整賬君子樂得做君子小人枉費做小人一部史書都是如此

看書當如富人之積錢看得一句道理入己便如積錢一貫日日積月月積積得多了看有甚事來要費用開庫取之裕如矣若東討西借用盡經營濟得甚事

做時文只在時文上尋討活計終無入處所謂心勞日拙也

古人博學於文遇一事必講明一事之理故見識日開就是記一事亦必將此事之始終得失一一詳盡其成在何處其敗在何處其扼要在何處其幾徵有恨在何處又想其時勢料其變態方於自

已有親切見地不然泛觀淺涉他有好處我取他的好來資助我在那裏

做工夫處全在下學日用平常飲食起居亦要講個理合如何未可草草

滿腔子是惻隱之心聖人至誠盡性如天地一元之氣流行處皆是也學者隨事要盡己要推己然要不過全吾所本有者耳平時將聖賢言仁處類聚觀之以求切實

聖人之一即誠聖人所以貫之者即仁忠是學聖人之誠處恕是學聖人之所以貫處本是一條路

聖人與學者生熟安勉之異耳識得此一貫忠恕是兩件只是一件

眞正做事業人必無許多勞攘眞正有學問人必無許多矜張

公平正大而出之以閒靜做事自然有漸次有始終

大小事無一個至誠心去做必有敗闕眞正不誠無物也

克治偏私斷除習氣若無臨淵履薄之意以持之鮮有不走作者

器物壞要時時整理則舊者常新志氣惰要時時振刷則習染漸斷

胸中要有卓然自立的意思特不可外面做作

天即理也這一句認得真守得定隨在皆事天的實功矣

只想自己討便宜那個便宜肯把與你一人討知其無益事事硬着脊梁去擔當儘有受用

士生鄉曲中隨俗不可違俗亦不可麻晃章聖人固明有兩條義例在

先儒責許衡不宜出仕實非定論

做好事要人道好不難到欺飾的一派知者利仁與有所爲而爲之者何別學者試入思議

從拘謹入灑落乃爲眞灑落虛摹景象因任自然遇事手忙脚亂矣

人一生大病只要說我的是不必異端邪說別立宗旨即儒者亦不免此試觀孔顔有此意否

寂然不動萬象森嚴須看不動中有森嚴之意否即此是自作主宰即此是虛中有實即此是操則存臨事時即以此有主之心應之是之謂內外無

間

平日無窮理工夫雖存得此心亦會錯即不錯亦不能盡此心之量學者要實下工夫正不得專求寧靜也

窮理如富家積錢一貫錢也積千萬貫錢也積今日也積明日也積事事積日日積久之造成富有之家豐年也過得荒年也過得了存心如富家主人翁平日謹慎門户防守盜賊凡家中用度必稽查其出入之宜大處也留心小處也留心豐年也留心凶年也留心自然成得個家計若存心而不

窮理如人家平日不肯積錢只恃着我一個光棍伎倆東那西借勉强撑持止見破敗耳窮得理透做存心工夫方不空寂存得心住平日所窮之理方有歸宿

敬是自作主宰的工夫虛中有實大本卓然是自作主宰的火候窮理是自作主宰的本領

先儒說心存理得心存如何理便得葢能存此心則持其志無暴其氣矣仁義禮智我所固有隨感而應只要擴而充之耳

人之爲不善氣用事也心存則氣靜人之爲不善

心作不得主也心存則胸有主

治天下者只講個農桑樹畜孝弟忠信措置得停當是甚氣象外此而高談異論與國計民生有何益處

人之心只有個仁義禮智人之身只有個視聽言動人身之所接只有個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舍此而講學問談經濟且看你於此數者何如

用天下人材在擇宰相養天下人材在擇師儒

持其志則心有主宰無暴其氣則心常寧靜皆所以治心也

孔門重求仁七十子未嘗個個與他說仁何也識得仁字自學而至堯曰皆言仁也識不得仁字當面說仁於己有何干涉

說話到奇險處理便不足看有道的人出詞吐氣恁地平易切實

用權畢竟與經不合不然用經而已何必云權能權畢竟與經相同不然徒權而已何云合道

古人做工夫處各標宗旨是他自言其得力所在非道有不同也

執儒先之說以自文飾終身無悔悟之日不幸而

致有時譽陷溺尤深

要安命又要立命

作文好翻案見奇說話定要見人非我是即此便是居心不平不厚

命盡今日日中吉凶可謂前知矣而不免於殺身之禍者彼知易有一定之象數而不知易中正有補救之實理也子路若因不得其死之言而急變其氣質盆成括若因未聞道之言而收斂其小才雖免於禍可矣

人之趨向不可不端出門先錯即喚醒悔悟未免

迂遲況錯處往錯處移耶大學首揭三在字爲千萬世學規治譜舍是無以爲道舍是無以爲學稍有所得露才揚己無以進德且自招愆

常人之論利害在是非之外聖賢之論利害在是非之中究竟是者必利非者必害只要自己認得定耳

居敬而不窮理敬或流於迂存誠而不窮理誠或流於愚

風俗之轉移在人心人心之邪正先士習士習之倡率在師儒若提學徒取文詞便爲得士教官徒

勤月課便爲稱職於風俗人心何裨

擇師儒之法程子謂擇天下英俊之士養之太學俟其德藝有成分之郡縣良法也若目前之計當令督撫大吏虛心訪問本地有實行醇品士民素所欽服者不論士宦閒居山林隱逸重其禮意延入講席必能觀感興起有所成就

學者年到衰老既不能出而濟世自己一身一家要想成就一個平平穩穩的局面終日隨俗閒混可乎不可

人有最易明白而最易昏暗者終日不想做人只

想做官終年不望子弟賢只望子弟富貴靜夜思之不覺一笑

朝廷特設農官直是三代重農之意但當給以庶人在官之俸任以職事如桑麻樹畜陂塘修治之類令其勸勉舉行或荒廢敗壞令其報縣查問庶此官不爲虛設

博學只想知人所不知之事以此求異於人於己何與

學者朝夕在義理上尋討養得一腔子皆惻隱之心持己待人處事方有根本

人要眞見得小知私計之可恥漸漸方有高明廣大意思

性字只將仁義禮智四字看便有實落可尋未發眞見得是天下之大本已發眞見得是天下之達道率性眞見得是道致中和眞見得天地必位萬物必育

凡事要求個當然便是循理便是盡性

先儒謂敬義夾持非內專用敬而外專於義也敬以直內而義之體立義以方外而敬之用行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是如此

人養得一腔皆惻隱之心則羞惡辭讓是非之心自然相因而見故聖門以求仁爲切

議禮制度考文自知天知人來行之數百年尚不能無弊漢唐以後以一時之私心小智籠絡天下如何不紛雜擾亂

悔過後當存補過之意庶邪思漸遠若一悔即止舊習纏擾不覺又萌動矣

人養得滿腔皆惻隱之心五倫中至情相接自不容已

近日之人心都冷了觸之而不動感之而不應有

志之士當思何以策勵自己

薛文清之學以復性爲宗旨看他每說性字必以仁義禮智實之使學者有所持循如先儒說天下無性外之物驟聽之不免恍惚若說天下無離得仁義禮智之事不啻覩青天而見白日也

李延平先生教人看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蓋未發時不着一事亦自有氣象可窺如胸中覺藹然和厚便是仁之氣象覺湛然虛明便是智之氣象覺森然整肅便是禮之氣象覺毅然決斷便是義之氣象斯時主宰寧一既不是擾亂紛雜亦不是

死灰槁木

操則存只是胸中有主宰

小智私計做得藏頭露尾七顛八倒實覺可恥可賤

居心不刻薄立身不苟且行事不悖謬還只算得個鄉黨自好有志之士當思如何方有進步處

未窮理之存養與既窮理之存養畢竟有別禅學以空寂爲存養且欲掃除理障安得謂之存養

敬之所以流於拘迫者亦是硬捉住而胸無主宰也

主宰端方隨事精察

每到拘廹時將居天下之廣居三句涵泳切已覺

做工夫處大事小事靜時動時儘有把握

古今用人何嘗無舉錯要舉的是直錯的是枉民

方服

士何嘗不顧立朝要尊的是賢使的是能在位者

是俊傑乃能來天下之眞士

保傅經筵所以成就君德提學師儒所以造成士

子這兩處不得人風俗人心難言轉移

斷除習氣全要有羞惡之心

今佛家科書稱某人眞性靈魂他把這静坐中偪出的一點靈明便說死了仍在其實斷無此理

工夫起手要知知要切知其當然定要到不容已處曾點見大意而不能有諸已只是不切耳初學如何便能切然亦無他巧只將聖賢言語字字句句放自家身心上眞實體驗而已

無私算不得仁無私欲而有其德乃爲仁無僞算不得誠無僞而使仁義禮智周流無間乃爲誠

廉而無親戚君臣上下孟子不取貪而無親戚君臣上下又當如何

必有事焉是專一集義則志常帥氣靜中也有主宰動中也有主宰忘則立不住主宰助則雜亂了主宰正則主宰先失矣

九容九思等事做得來亦只是穿衣喫飯耳做的粧模作樣講的小怪大驚弗思而已

一個親親之殺從親親中講殺則殺中亦是親親從殺中講親親即親親便成疎遠一個尊賢之等從尊賢中論等則有等亦見尊賢從等中論尊賢即尊賢亦是虛文

讀太極西銘體認親切然後信得一己自立處然

後信得已與天地相關切處然後信得已與人物相關切處然後知窮理居敬即欲不如此而不得處

科舉取士難盡得士然糊名暗索或得一二未染習氣的儒生又明明從詩書中來良心稍不泯滅猶有忌憚

修道以仁道者天下之達道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是也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所謂具此生理便有惻怛慈愛之意是也以道理論至誠能經綸天下之大經實本於肫肫之仁以聖

人之實事而論舜之大孝自少至老由歷山耕田至貴爲天子只是一個怨慕到底舜之友愛自完廩浚井至殺舜爲事只是一個不藏怒宿怨親愛之而已矣到底有了這惻怛慈愛之至性至情於人倫之所當盡處自不容已今學者處父母兄弟雖未能如舜之盡性然惻怛慈愛這生理是自然有的在人擴而充之耳向來看講章隨文虛衍一回殊未親切今就此想修道以仁覺人倫中眞正少此一點良心不得

孔子所答諸弟子論仁處皆存心之法孟子所説

君子存之數章皆聖賢所以存心處須逐一體認
親切
江浙財賦所出州縣積數十年拖欠每處至十餘
萬一旦清查追收猝難歸結當事者當問田要賦
不當問人要賦蓋民之貧苦者及吏之侵漁者生
則逃亡死更無着而田則現在可問或從前管業
之人皆已死亡而現在種作之人看他從何年管
業查明照實徵收庶幾上有實獲而下無紛擾規
模既定將田之水打沙壓者賦之有名無實者請
於朝廷一概赦免上下豈不均有裨益乎

舊習纏擾不覺又生須時時猛省
今鄉里中有年高德重家教整肅者有司特爲旌
異亦轉移風俗之道但恐偏向富厚之家又有如
許流弊耳
匹夫而化鄉人者畢竟心地光明立身穩重家敎
整肅特未知學耳學者終日在道理上講究當何
以自立
讀書方有本領有本領方可讀書近來見得實是
如此
餘干說敬字工夫親切的當有路可尋有階可歷

萬世學道之津梁也

天地公共之理氣理無盡氣亦無盡著於一物上之理氣氣有盡理亦有盡

仁者心之德有德方成個心禪學只憑個虛靈來運用成甚麼德惟其無德故愛之理他自己先斬斷了忍於絕君臣父子忍於絕夫婦昆弟朋友雖形為人而不得全其為人矣

行其所無事者事事循着義理不用一毫私智計較何等洒落自在

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不擇則雜不從則無實得

於已多見而識之不識則善惡在人無思齊內自省之實與已何與蓋君子之求知非徒資口耳談說也

一事不慎便有許多流弊故君子慎微

放其良心者坐馳是放坐忘亦是放逐物徇私是放意見自恣亦是放

君子以仁存心持已待人接物滿腔子皆惻隱之心以禮存心凡視聽言動內外常變雖造次顛沛皆秩然有序截然不紊

今之讀書人古所稱士也平時將聖賢言士處逐

一體認親切如士不可不弘毅如尚志曰仁義而已如行已有恥等類煞有放不過處

平居苦無益友相磨勵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特自已不肯取益耳

孔子萬世之師後世賢不肖皆稱爲聖人學者尊崇景仰也要實見其所以聖處即如要做一篇孔子賛如何方見切實

學者愛講地理曷不講天理

讀書無本領只隨古人口中流轉自已實無得力處雖博無益

偶行一小事理順心安便覺暢快可知理義悅心處

好用私智計較的人由於自家本無道理有道理的人私智計較自不肯用亦不必用也

學者一生爲習氣習見印定了終身無解脫處

靜中有萬象森然的意思雖一物未交而主宰常定

人要把自己當個人方有所不屑有所不爲

讀盡古今的書只做了個玩物喪志的人豈不可惜

學者說講學便有不肯承認的意思說他爲聖爲賢便有害羞的意思不知此種羞惡之心從何處得來

人之所以不可不養氣者未養時氣是血氣之氣剛則折柔則餒少則盛老則衰既養之後氣是義理之氣至大至剛配乎道義塞乎天地之間然其本在於集義集義非他註云猶言積善日用間事事求個是而已矣

人有讀書而道理所見愈差者只是以聖賢言語來合自己意見越覺得是越不是矣

恕字工夫有順逆兩樣能近取譬註云以已所欲譬之他人知其所欲亦猶是也然後推其所欲以及于人此順推之一法已所不欲勿施于人此逆而推之一法聖賢所論多在逆推上説以逆推更難也其實工夫要兩樣俱到

聖賢書冊不在面前時皆有做工夫處方是下手做工夫人若書在而心存書去而心放時作時輟成何體驗

誠由敬入敬則能誠仁由恕入恕則能仁

存心之法初下手時收斂是着力處凝定是得力

處

君子之於義也因其事之宜而斷以心之制故曰處物爲義

大程似孔子朱子似孟子

迂酸道學可厭尖巧乖人更可厭

今鄉村人家中堂之上必貼天地君親師五字不知起於何時人要看得此五字重大亦不至大無忌憚

鋤擊奸究固是扶持善類亦使小人有懲而知戒即此想見聖人欲並生哉之意

天下最壞事者是一種遊手好閒之人如何安置得他要當細思之只有朝野上下將農桑樹畜孝弟忠信八個字體認切實作個本計則此輩自無所容且漸次有悔悟而務本業者然倡之則在上矣

平日不曾收斂身心一遇堂堂正正所在如何不手忙脚亂舉止乖張

愛人而人不愛敬人而人不敬世俗必生忿嫉之心剛果者或起報復之念高明者或托爲不校之說陰險者或因爲養惡之端君子則必自反自反

中有多少省克必字中有多少定識定力學者未能如此當一步一步挨將去久之自有把握

凡人遇一事多纏擾沾滞只是私智計較若順理而行稱心而出盡其當然雖萬難措置中亦只行所無事

心平則氣自能和心定則事不能亂

學者壁立萬仞非自立崖岸也幽不愧屋漏近不愧妻子此是要緊工夫

天下人心風俗只要在上者端其趨向趨向一正雷動風行

私智計較做得極好只到得伯者分量五伯桓公爲盛可見

只將聖賢所說來强合己意縱下苦工夫越做偏了

學不知天綱常倫理之中皆以己意爲厚薄不是過了便是不及

天下萬事萬物皆有自然之理聖人一毫增減不得天理是無形象的聖人聖人是有形象的天理只要信得及信得及時聖人之一言一行皆天理之顯著者也

遇事有不當於理者只正其事便止若因人之惡而有疾怨之心矜己之能而有誇張之意仍是器識淺狹耳

人之不顧名義者亦是迫於饑寒偪而觸之何所不至學者遇此等處正當養其廉恥動以天性開其自新之路予以可轉之途不肖者未必良心喪盡也

凡做持養工夫恭敬其着力處凝定其得力處操之漸熟靜亦定動亦定矣

凡事之當如此者眞見得合當如此在我不可不

如此縱勉强力行與硬把捉者異矣

有才氣人見他人所言所行皆不如自己只此便是狹隘淺露

涵養本原消除客氣斷絕習心

存良心不專在靜處靜固要主宰端肅然旦晝之所爲及用好惡處更要逐一細加檢點則工夫方着實始爲不放其心

孟子講存心處提出仁義二字使學者有持循實據所謂旦晝之所爲只將尚志章仁義而已一節體認入己胸中亦有把柄大綱立得住

孟子莫非命也順受其正即曾子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之正字學者須終食造次顛沛有個正字之意在胸中方不東倒西歪如何是正盡其道而已

夫子十五而志於學朱子註中斷然說此所謂學即大學之道後之學聖人者舍此無階可循矣

身心性命工夫只作一場話說過了豈不可惜

學者做格致誠正修工夫脫却明德二字隨處便生弊端

稍有所見便自主張可知有多少病痛

朱子觀心說云心者人之所以主乎身者也一而不二者也爲主而不爲客者也命物而不命于物者也故先立乎其大者乃日用動静中刻刻不可放過處

朱子註學而一篇多務本之意乃入道之門積德之基細思學者於此篇誠熟玩而實體之於身則爲學方有基本以此去做格致誠正修齊治平工夫方漸漸拓充得去所謂本立而道生也今我輩終身講習下梢畢竟毫無收煞皆是此一篇先讀得輕易了

讀書不得聖賢立言之意縱勞心苦思只見穿鑿語句爛熟只是口耳

今欲做經濟的眞言之可行行之必效也須要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若只靠自己聰明便是不知妄作

不理會忠而講恕只是姑息學者多有此病而不知

大學平天下章發明絜矩二字在公好惡而不專其利恕之事也中間揭出忠信以得之忠之事也忠恕到盡頭即是仁故曰爲人君止於仁

孟子之言性善只是故者以利爲本他人言性何嘗不是故只各見所見而不知以利爲本耳利爲本如水之下利也搏而激之過顙在山非利也如人之乍見孺子入井便有惻隱之心利也或殘忍而漠不動心非利也會得此保養擴充動靜皆有把握

故者以利爲本從人之生也直看出此天命之性大學之明德也孟子灼見道理源頭故於羣言淆亂之中喫緊說此一句使天下後世言性者有所依據

人之生也直故者以利爲本這兩句確見得天理之自然學者持身觀理待人接物處處當從此體認

人心之主宰猶舟之有舵也舟無舵則操舟者便無主張人心無主宰則一定爲形氣所役然這個舵須平直方正堅好始得若任我意見說有主宰正是告子北宮孟施一輩人之不動心也不得謂之確有主宰

能勤謹便可進德只閒混便是下愚

湯武行征伐之師其詞明白正大奉天救民全無

利己之意故曰天吏漢唐而後那得有此坦白
本立而道生謂本立則道隨事而生如人能孝弟
則和順所積滿腔子都是惻隱之心此是本立了
由是遇親而知親遇民而知仁遇物而知愛且必
思所以仁愛之法所謂道隨事而生也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前一個明字註訓明之也人
多錯會此個明字非明善之明蓋燦著於身心之
間昭顯於事爲之際湯之懋昭文之丕顯皆是也
古之欲明的明字孟子人倫明於上亦然故朱子
曰格致誠正修㢘其一非明也

一部書經只爲政在人以下十二字包盡

日用間動靜語默飲食起居皆實理流行學者以眞心入之即忠也忠則道不虛行

使才任氣人能受得幾番摧折終必有所成就

父兄喜得子弟之富貴甚於子弟之有賢行風俗人心如何不日趨於利達

習心習氣不除終身無自立之日

實見得天在人之中則日用飲食起居動作無非事天之實

狂者一味要離却習心習氣過中處在此可裁處

亦在此至狂而不直則自己做不來時又想着文飾哄人故斷除習見不是扶醉人事一邊起一邊又倒也

子弟有冥頑之行亦只正其事而止添一毫忿嫉之心不特不忍亦使彼無自新之路也

人終日頑然一物如何混得一生過

孟子形色天性也一節使人做心性工夫有着實處葢盡性乃可以踐形踐形即所以盡性器即道道即器也若空談黙証有何着落

學者處心積慮要做好人存好心行好事方讀得

書方讀來與我有親切之處世之文人胸藏二酉而毫無所得豈是讀書不多耶

人心怕放逸尤怕昏昧

孟子知言詖淫邪遁由外而便知其内生心害政害事即始而便知所究竟他有如此效驗先要想他平日用的是何等工夫

道家以氣養氣聖賢以集義養氣究之道家無主宰是氣者縱能長生亦是罔之生耳

孟子説先聖後聖其揆一也學者如何見得聖人先後的一處偶思君子存之數章好辯一章眞正

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學者於橫逆之來只當自反未到顏子地位而託於不校可知缺却了多少自反工夫

初看聖賢說話雖知是好畢竟信他不過到得信得他過方有入處又久之覺他說的我言動居處之間一刻離他不得漸漸滋味出矣學者終身不過此一關枉費一生閒力氣耳

偶思博學之三節是孟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顯然憑據心目爲之豁然蓋學問思辨行進爲之道也博審慎明篤深造也極而至於弗措至

於人十己百人百己千皆深造之不能自己者也到得愚者明柔者強則必能自得矣

大學聖經一章只是深造之以道一句至明德新民止至善則取之左右逢其原矣

人只守本分便不俗酒肉氣俗學問氣亦俗遇事沾滯俗遇事高脫亦俗

四子之書門面各有不同講的只是一個道理

家庭之內骨肉之親如何輕易行得快意之事即如周公之誅管蔡固是正經道理若不如此也覺更好

吳康齋因弟賣祭田訟之官識者譏焉若舜之處象定不如此

養惡天倫亦是陰險人心事此時理以諭之情以動之誠以感之若在我者未到三自反時此中還有商量

看一句書要求個道理看得一個道理出來三反四覆以盡其曲折則義理日通

子貢之多學而識雖逐件識得仍要靠着書冊到曉得一貫自己靠得自己孟子之自得反約意亦畧同

曾子章一字是個忠字恕則忠之所以貫乎事物之間者也子貢章一字是個理字其所以貫則是理之行乎事物之間而無不通者也

一以貫之孔門只示曾子子貢不及他人葢兩人一個精察力行一個積學功至有了一的材料故能一以貫之耳若他人雖告以一貫自然不知即如今日學者從儒先講明一貫之後此理昭然試返而自思能一以貫之否又譬如今人動云萬事一理萬事固然是一理你去將一理通萬事看行得行不得至於雜學說一貫下手收拾此心畧見

虛静或與物欲雜擾者稍異然臨事多不得力又或意見偏執便入於無忌憚之小人矣何則彼先無所以貫之的材料如何憑空一以貫之得

學問看來只是先要到悅之一境顔子無所不悅故欲罷而不能語之而不惰聖人開章說個悅字以鼓舞天下後世之學者正大有意在然亦無他法只在時習而已矣學問思辨行是習極而困勉者之弗措人一己百人十己千也是習到得愚必明柔必強終須還我一個悅字境地

程朱早年出入於佛老亦是得力處蓋其心先向

裏耳故一經改正便能深造自得今訓詁詞章之士一派致飾於外務以悅人口頭聖賢與道理有何交涉

看書若要實在觧得非眞得他當日立言之意不可

看聖人吾十有五章他眞正實下工夫明明畫出一個工夫的火候與後世的學者做樣子朱子註云此所謂學即大學之道又明明指出入德之方來學者舍是而他求亦惑矣

學者講道理開口多引周程張朱而不引孔曾思

孟執筆爲文多引五經史漢而不引四書此種習氣不知始於何時

士大夫晚年多流入於禪淺者處富貴功利之途老年失勢藉此爲消遣炎涼之地深者詞章訓詁漸覺一生無得力處故奉此爲歸真待死之宗

性只是一個道理之在我者耳日用之間事事物物必定尋個道理出來便是知性事事物物必定依着個道理去做便是盡性以此積攢將去工夫却有實落

人之精神要時時整頓方振得起看湯銘中苟日

日日又日亦不是滔滔無事順遂便做得去

讀孟子聖人人倫之至也一章見在止於至善之實

凡祭祀人都看得杳冥不知幽明有相關之處幽明自有相通之理先祖外神總是天地之一氣有其誠自來格耳

凡仕之知有國而不知有家者皆可爲純臣乎若從自己名位上起見正是巧宦之捷術有志者當反心自問

俗情習見未能掃除如何有進步處

人不學道縱一生兢兢自守只到得鄉黨自好
大學自聖經而外曾子作十傳以發其意學者看
一章當體貼此一章聖經意是如何傳之發其意
是如何有聖經所未及而傳補之者是如何必要
補足有聖經所已及而傳又提起者是如何又要
提起即如明德人所同得則明之之功亦人所同
盡而傳之首章先引三個聖人以立極豈絕人以
難至而阻人以莫及乎愚以爲此即孟子道性善
言必稱堯舜之意欲人知明德不假外求聖人可
學而至使天下後世自信力行而不懈於用功也

如文王節引個克字朱子訓比能字更有力蓋學如文王方是克明德言氣禀之偏至文王而消融始盡物欲之私至文王而盡淨無餘學者欲做明德工夫則純一不已之文王此其則也太甲節引出明命字指明德所從來見人有明德而不能明者只是把這個明命鶻鶻突突一似我所本無的是以任他昏蔽畧不照管看湯這個大聖人他智勇天錫却把這明命參前倚衡常若有見躬上聖之資行下學之事是這樣明此明德帝典節引出峻德字指明德之全體凡人同具此明德則同有

是峻德但他人心有不盡則無以盡乎此心之量而德以有所蔽而不峻高明的或卑暗了廣大的或狹小了他人性有不盡則無以極此性之全而德以有所缺而不峻已性不盡如何盡得人物之性人物之性不盡連已之所謂盡性者都不免缺陷惟堯之德性行實眞個克明此峻大之德合而言之這三個聖人時地不同性反亦異然皆於這明德上專其明之之力盡其明之之功極其明之之量不以生安而自恃不以學利而自諉這眞正是千古的大人爲法於天下而可傳於後世的今

學者讀聖經說個在明明德高明的只覺得吾道平常不知這幾個掀天揭地的大聖人只做得此一件道理圓滿畢暗的只覺得自己難做不知這人人同有的明德不過復其固有而非冀其本無有爲者亦若是大家努力

二章釋新民如何要作此傳蓋經只言在新民恐欲新民者徒求之于民也即不徒求之於民而尋繹經文明明德于天下先治國治國先齊家齊家先修身叙個大概未見新民中親切下手處故引盤銘見新民必本于自新也且見如此之自新乃

可新民也引康誥正說新民之事曰新民見民本有自新之機而非我别有付畀增益之也曰作見民本有自新之機在上者當勞來匡直輔翼振德而非有智取術馭刑驅勢迫之紛紛也引文王見民當商紂之時舊染之污已極而文王能新其德以及於民是謂自新之極新民之至和天命也新了是謂新民之極而結之曰君子無所不用其極其所以屬望萬世之新民者肫切懇到曰用其極曰無所不用其極說不盡叮囑不了至今一讀其語如見其形如聞其聲也○又一傳中正說新民

之事止一作字此實古今治道醇雜之分不可不實爲體認三代而後豈無願治之主只是少此一作字這作字有感孚之本有興起之實有調劑之宜有漸摩之序期月是如何三年九年是如何必世是如何若只將註中鼓之舞之之謂作順口沉吟一番不見傳中立言苦心矣

傳三章釋止於至善發明經意詳而且盡又經朱子逐條註明學者只要細心體認則求止之方得止之驗聖人現成止於至善的樣子先賢由勉强而止於至善的樣子皆可望極而趨循序而進盛

德至善不過於仁敬孝慈信中盡其當然之理親
賢樂利實就此田里樹畜中各足其應得之分是
明新者所當止亦明新者所不可不止者也
傳四章釋本末曷不竟說明德爲本新民爲末他
恐學者未經實下工夫猝然信此道理不及故引
夫子使無訟之說於遠不相涉之中看出使無訟
由於無情之辭不得盡無情之辭不得盡由于大
畏民志大畏民志由於我之明德既明深思默想
眞正其本在是則即訟看可以知本離訟看可以
知本這明德爲本新民爲末竟是天然不可移易

的了

右四章因講書中有說自康誥至聽訟傳者見得明新止至善古來無此名目故歷引古人以見聖經不是創論原不重言工夫因書此以示七兒

後世若不用科舉取士不知有人讀四書否堯之克明峻德以親九族平章百姓協和萬邦分明自身而家而國而天下千古明明德於天下的樣子

道理當做的不必謂古人未嘗做我亦不做道理

不當做的不必謂古人曾做來我不妨做是之謂以義理爲權衡

恕有以愛人言者所惡於上一節是也有以治人言者有諸己而後求諸人四句是也有以人律己而言者所求乎子四段是也原頭要忠推時要強有了忠自不得不强力爲强方算得是忠

大學十傳中於修身獨畧者正心以上皆所以修身也所謂齊家在修其身章只舉身之不修以見修身之重且大蓋齊家爲新民之始而身一不修辟至於此則治國豈能用恕平天下又豈能絜矩

乎
一生大界限不分明修缺補漏東支西展縱有所
得若存若亡而已
終日講讀書做人究竟還是君子還是小人時時
將孔孟辨別君子小人處細細叅驗則立心立身
待人接物處事用情儘有當審擇處儘有當把持
處
學者稍稍自立便要變化他人不知自己當變化
處日見其多試於責人處一一反身體驗看
世之讀書習舉業者皆曰士也閒時就四書中說

士者一一體驗讀書習舉業者果足以爲士乎如士不可不弘毅我輩弘在那裏毅在那裏如子張問士有聞有達之不同我輩果是達而不是聞乎子貢問士有三品我輩今自居何等乎子路問士曰切切偲偲怡怡我輩朋友兄弟間果有此氣象乎孟子說士之尚志居仁由義我輩於仁義兩字果能居之由之乎又窮不失義達不離道恐未免離未免失矣又士見危致命四句恐未必若此之大節無虧又一鄉之善士進而尚友恐未必若此之取善集益也至若意趨便安一生只是懷居之

士恥惡衣食大抵多是不足與議之士耳余前十年兩居造士之職自愧不能以士自居遂不能以士之道勉進兩邑之士書此以誌已之虛讀四書而餘年或用是自省也

只一個看講書便有爲已爲人之別學者不可不自已分個界限不信只看世之學者數十年在四書中探討爲的是甚麼

世之學者有能用一生工夫看四書而不爲時文作活計者我目中未見其人

消除欲念須如烈火之不可犯方是自作主宰

孔子一生只是個中庸其教門弟子也只是個中庸但未嘗自標宗旨耳

泰伯可以有天下而不有使君臣之間父子之際表裏無恨而又無形迹可指故曰至德後儒讓商讓周紛紛聚訟皆以迹觀聖人而不得其心也

善觀聖人者當由其事以窺其心看舜之於父母兄弟文王之於紂他的心是甚麼樣的心

老者安之三句尋常人萬萬不及然當良心發現時此情此理亦覺去人不遠以仁存心者正當能近取譬以爲步趨

習俗有大錯而不覺者讀書之家正宜挽回如近日父母之喪逾月即穿藍套此何禮也

陸王儒而霸者也其自任本心遺棄下學一段工夫爲罪之首其斥罵訓詁詞章使人近裏着已亦功之魁

凡聖賢說話一一從自已身心上體驗着實久久自見親切

無事時不致心空靜中常覺也有事時不致心亂動中常定也禪學亦幾如此而終不得力者無居敬窮理之實耳

舊染要除客氣要化

由乎中所以應乎外制乎外所以養其中工夫缺一則動靜有間表裏不如一矣

當惻隱時不惻隱當羞惡是非辭讓時無羞惡是非辭讓是心已死了心旣死雖生亦是虛生

大學之道在三綱領八條目所以做此三綱領的工夫訓詁詞章之學於八條目或有講明而忘却做的是三綱領於是奇異之士出而矯之直任本心剪去枝葉似於三綱領較爲親切不知除却格致誠正工夫則三綱領亦没交涉也

先立乎其大者則志能帥氣所謂天君泰然百體從令也

學者不肯實下工夫只是看聖賢說的不緊切如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在可離不可離中實實見得切要則雖欲不戒慎恐懼而不得若只靠自已强捺只聽旁人訓誨只依聖賢經傳終亦若存若亡便混過了一生矣又如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須實見誠之關切乃是如此則誠之之功如何放下得又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聖人說得如此悚切我只視爲理欲分途的常說如

何肯下精一的實功

知其當然而不到不容已處仍是信不及

孟子雖願學孔子而言心性處於大舜却有獨契

看他表彰舜的心境行事前後聖人未之及也是

之謂尚友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分明千古學問之宗後人懲

於陸王之說遂謂從古無以心爲學者亦因噎而

廢食矣

心要在道理上凡事不敢茍且草率庶幾習久漸

慣

一心要在天地間做一個人便不得不存天理遏人欲一心要存天理遏人欲便不得不戒懼慎獨一心要戒懼慎獨而彜倫日用之間視聽言動之際任其顛倒放逸敢乎不敢此所謂當然而不容已者也若假粧則自棄强捺則難久學者眞實立志要想做人當就此等意推類求之

提醒一個光明正大的心每日以義理灌漑亦是工夫

自己必無行惡得福行善得禍之理天下必無見善人而怒見惡人而喜之情君子可以自信矣

朱子說仁者心存而不放此語最有着實處葢心存中說箇不放則在我者確有主宰終日心存終日惺惺也

禪學覊制此心看住此心只守一個念頭便是克伐怨欲不行之意不能拔去病根一時風吹草動如何不猖狂自恣也

思慮如何屏絕得只思所當思慮所當慮心即存于思慮中矣

窮理後之存心與不窮理之存心有辨存心又去窮理與存心而竟不窮理有辨

顧諟天之明命實見得有個物便有個則離了這則便是棄天違天

心存而不放心存便要有不放的意思

敬以直內敬便要有直內的意

心存乎道則一動一静皆有忌憚

道者事物當然之理古人心存於道故曰志于道又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又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又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又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妻子諸如此類聖賢諄諄講得切

至處時時體驗到自己身心上立身處世如何苟且草率得

莊子似弘陳仲子似毅明道先生眞正弘伊川先生眞正毅

讀西銘前半篇見士眞不可以不弘于時保之以下見士眞不可以不毅

科舉取士在四書五經上講習到底能維持此心又暗中摸索或得一二名義自守未嘗役志于習染之人就中潛移默運以上之意嚮鼓舞而振作之未必不可得士也

善之不明多少做好事錯了的

學者未到心與理一且要心與理不離日逐以義理涵養漸漸親切去

物欲是熟境界義理是生境界生者漸熟熟者漸生方是有進步處

後世學校忘了明倫二字如何造就得人材來

凡做好事而欲使人知之其味短

學者不肯以文人自命方有進步

吾斯之未能信意不在仕與不仕上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意并不在死生上聖賢之求道切而任

道勇也如是

做一生人無一事可稱眞正可恥做一生人只有一二節可稱亦覺可恥

心要公要平要正要大無義理以宰於其中縱一時强制旋得旋失耳況并不能强乎

狹隘迫促之氣象眞正不可以終日看有道者自別

無學問人只看他一片自是的口角令人不敢不以讀書爲事

在我有不得不下工夫之意方是親切在我有樂

於下工夫之意方見進步
今習俗多不親迎彼此省費安於簡陋不知婚姻人道之始一有苟且男女彼此相輕矣苟無費一轎一馬奠鴈跟隨男女一二人可也
窮至事物之理窮究其當然之道也苟不知當然之道縱窮盡天下之物只是玩物喪志而已事事求明白個當然之道乃是格物惟恐知之不盡故特地用個格字從前諸儒又將格字透切發揮使學者有從入之路今人看本文無理字遂有格物而不用心於當然之理者其弊不小其工夫

之惧用亦多

格物去却理字如無舵之舟無星之秤朱子有功於後學處此是第一義

老而不能不衰者氣也老而可以不衰者志也君子以志帥氣故老不衰

人只要行得正坐得穩推而極之即俯仰無愧可矣然正非自立意見也善乎程子之論曰正者虛中無我之謂也凡繫於私心主於一事膠於一隅正意見之偏耳烏得爲正不正又安得穩

學者要學中先學正

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若論升之之道志學及從心不踰矩夫子固已明示之矣特人不肯循序漸進耳

看書不到悅心處必無所得庚戌仲秋偶讀二程粹言記此

凡異說之能動人者不可謂無所見只是偏於一邊始而詖繼而邪淫繼而遁學者見道不眞如何不爲所惑

學者做詩文動以翻陳出新爲妙此種習染既深此心如何有平正日子

學者看書不必求創獲之解只比舊日所講見得親切便有日新處

參一毫意見便有如許弊病

見得理到時心自平氣自定

人要刻刻自命是個學者便有自立處

孔子大聖人生平只有兩本論語後世文士詩文集動刻數十卷其亦可已而不已者乎

心不可一刻無主宰靜有主宰則不至放肆亦不至昏昧動有主宰則是的方做不是的必不做

道理本平常工夫亦坦易學者看得聖賢學問太

重了難了亦足阻人上進之志
既不肯明做小人又不能實爲君子半上落下可
懼可懼
未發之前不可無主此胡敬齋灼然見得之語前
此諸儒皆未說到
此心不立縱四書五經周程張朱之書熟習於胸
中毫不得力
學者立身時時有個公平正大之意蘊之於心措
之行矢之於口積累熟後銷除得許多客氣
寂然不動時有萬象森然之意此森然處固不是

寘碩亦不是放縱

聖經大學之道一部是萬世學規後之言學者各立宗旨道德由此不一矣

聖人之心渾然一理者仁是表裏皆仁義是表裏皆義禮智亦然所謂立天下之大本也其泛應曲當者本此仁義禮智之渾全者當喜而喜當怒而怒當哀樂而哀樂遇父子而慈孝遇君臣而仁敬所謂天下之達道也若泛然說個一理貫通萬事一理如何便貫通得萬事

靜而常覺不是寘碩動而能定方不紛擾

戒懼只是常惺惺意與有所恐懼天地懸隔

心地無工夫縱手不釋卷遇事儘遮飾得去只小有利害便風吹草動矣

若實下工夫凡憂患拂逆之事及一切毀謗凶狠之來皆身心磨礪之資

寂然不動不是槁木死灰感而遂通不是徇私逐物

平日講得道理明白臨事方能以道理應之若只憑一時意見如何不流於偏染於習

陸王之學雖未免矯枉過正然用之以救口耳之

學亦是大黃附子正有起死回生之益

書只是着意讀不求效驗工夫無間循循自有所至

每見有才氣人說到他人是者猶多不滿說到自已短處猶有所長以此見自反之難

做文章好翻案以爲奇特久之心地亦不平正人只一個無忌憚何所不至

學者動云立身這立字煞有擔當試看聖賢言立處本立而道生三十而立立於禮不學禮無以立立天下之大本立天下之正位先立乎其大者中

立而不倚諸如此類平時逐一推勘逐一體認方不是淺嘗薄植方不至東倒西歪這立字方與身心有關切處

天命之謂性子思只指出性字來歷與人看孟子盡心章説出知性事天立命下手工夫一一分疏明白始覺天之與我人之合天都有實落處

心要立不可陷溺心要存不可昏縱堂堂正正明明白白積漸擴充將去庶有卓然自立處

平實中尋道理親切中下工夫

各府州縣明倫堂寫大學一章極有意思蓋師儒

懸此以爲準庶幾道德之一矣教者學者實實講習實有裨益以此推之今鄉里社學將弟子入則孝一章書之肄習之所使教者學者實實遵行有成效者奬拔之不率教者懲戒之有良有司舉行得法風俗人材不無小補

人於大界限處先要見得分明守得堅固若大節不立而修飾於動作威儀之間勉强於小廉曲謹之事下梢只是個欺世盜名的小人而已

念念循天理去人欲事事循天理去人欲時時循天理去人欲處處循天理去人欲由勉至安由暫

至久由疎至密久久純熟庶幾不雜不二

未發時冲漠無朕實有萬象森然之意便是自作主宰便是敬而無失持養久之陰陽動靜各得其所便有天地位焉氣象

內外整肅此心湛然此時氣寧静即心寧静也

居敬窮理要交互做工夫則窮理者不至玩物存養者不至落空

儒者本天本天理之當然也釋氏本心本自己之靈明也自己之靈明固有做得是的然安能盡是至久久自以爲是無所不至矣

訥言敏行加一欲字工夫方警切忠信篤敬驗到參前倚衡火候方純熟不然或作或輟終無以有之於已

能將聖賢精微奧妙處看得如日用平常方見的當

有諸已之謂信此一關最難學者不過此關終是時出時入

心能作主方不逐物移奪方不任氣奔放

有厭事之心即是心動有喜事之心亦是心動

君使臣以禮須知禮本於天若以已意行之天命

天討之理安在臣事君以忠須知忠由於性若但以居位稱職爲忠縱功名事業顯然可稱到底只爲一身一家計耳必有至性至情此心方不冷必有誠心實行此形方不虛

不是平日見理明透縱要胸中有主如何不亂窮究道理涵養氣質掃除邪妄一層層挨將去過得有諸己一關方有立脚處

通書說誠者聖人之本將中庸一書骨子看透大程一生得力全在此今遺書具在源流一脉不可

誣也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實實有此前知之理非讖緯術數推測可比也若夫子只據已往觀之所因所損益百世不爽可見聖賢說道理只是平常愈平常愈不可易耳

未窮理而漫云存養存個甚麼養個甚麼

實心運實理也隨人高下學者有學者境界賢人有賢人境界聖人有聖人境界

學者當以志帥氣不可以氣動志省察在此涵養亦在此

觀聖賢遺書要實見他得力所在又要實見他着力所在

聖賢走的是一條路遇事自然不至紛雜處事自然無所沾滞

鬼神之爲德章從氣中指出理來周子太極圖從理中指出氣來從氣中指出理來人始知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從理中指出氣來人始知氣之充塞即理之充塞也理氣二字要分辨得清楚却要渾合得無間

堯舜禹湯以來相傳者中也子思著中庸一書特

加一庸字朱子中庸章句序叙中而畧不及庸此不可解且一書之中開首即曰君子中庸次節即曰中庸其至矣乎言道之不行不明而深有望於智仁勇指索隱行怪者以爲戒而歸聖者之能於依乎中庸之君子言道之費不過指實於子臣弟友庸德庸言素位之行高卑遠邇之自言鬼神歸於誠下半部歸重至誠說到與天地一樣究不過以實心運實理天道者自然而然人道者勉然可致非如鬼如神怪誕不可信之道也末章又即下學立心之始說到上天之載極神奇却極平庸合

而言之是子思命此書之意必非無説且必謂中之一字於道理雖無虧欠而萬世之後道學不明人各炫奇逞異必有棄中之道而別立宗旨者且有竊中之似而入室操戈者聖賢憂世苦心眞如慈母之愛子件件都想到了

理路熟後深者看得淺了淺者看得深了分者看得合了合者看得分了異者看得同了同者看得異了

看書各有地頭拘此之說以例彼說即聖賢説話亦有通不去者矣

性即吾心之當然者耳只說個當然各因其資之所近皆指以爲當然矣程子說出性即理也方有天然不易之準又如陸稼書說中者義理之當然者也說中字亦明切使人有依據可循

不識得中字透看過不及亦無定準

座右十二條

人要爲人當思異於禽獸者何處

人要爲聖賢當思異於凡庸者何在

本源澄澈如天清日朗則在內之私無由出在外之私無由入

不立異亦不苟同立異則恐有意見之私苟同則有同流合汙之弊

心地先不光明正大縱讀書萬卷止爲飾非文過之資每見博雅之士多犯此病

義利之辨不明脚跟便立不定大綱守定漸次充積

須知終日讀書講道理爲着何事若是忽進忽退終身豈有所得

人一心先無主宰如何整理得一身正當

人一身先無規矩如何調劑得一家整肅

曾子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一語是立命的樣子

筆記下卷終

示光鉅手訓附錄

人一生要靠自己爲第一義靠得自己不必靠人且靠得自己乃能靠人葢靠自己方有擔當方有本領譬之操舟者把得舵穩平灘深澤順風逆風無不由我吾心有主而欲不能遷氣不能亂也來稟說近日領會忠信篤敬四字亦覺畧有主持但此非可襲取要參前倚衡始有實據聖人隨事以誠心入之正是此個道理做得熟耳讀書要緊原非藉以售世只顧名思義此中多少不安

六十誕辰本不宜做生汝遠自京邸製屏稱祝意雖善而費則苦矣是日晚香玉正開我作記一篇親友皆有詩相贈亦事之適然湊合者附寄一看順昌荒涼之極現有十年民欠他可知矣但來信中尚無手忙脚亂之態若得始終如一或亦可勉强撑持耳

附錄晚香玉記

余閒居無事間取雜花數種植之園中兒子光鉅因以爲余之嗜好在花也遠自京邸寄晚香玉三本植之盆中歷冬而春而夏而秋

枝葉扶踈青翠可愛花開之日適值余六十誕辰一似花之有意娛吾老而又爲之箴且規者余俯而思默而念按其名尋其義不覺惕然自警也夫花之名衆矣而玆獨以玉名以香著歷四時寒暑盡栽培灌漑晚而現其精華昭其德美豈偶然也哉豈偶然也哉余碔砆者類也對此花之玉不能比德而身衰年逝晚而無成其於香也何有雖然花實有以教我矣吾且不慕其香而師其爲玉吾聞如琢如磨治玉之功也如圭如璧得玉之實

也温其如玉表玉之象也吾今雖爲頑石而鑢錫沙石不假諸人雕之琢之不限吾力思銜玉之爲恥寧守吾璞可也思獻玉之遭刖寧不泣焉可也假我數年學其如玉者去其不如玉者則雖不得爲玉而他山之石或稍異於瓦礫之自棄矣不然者吾俯仰園中花日以玉著其香而吾且汚穢以蹈於老者之所戒不幾草木之不如也哉因記之以自警且以自警者通乎自祝之意云

散館不知何時聽天由命順其自然學者立

身正當如此耳順昌積欠十年繁難之極初聞頗爲憂悶徐思之道在人爲遇患難當求措置患難之道盡觧脫患難之心人事既盡始可言命今已着人相帮打起精神竭力做去倘成就得一愛惜地方之官自已亦免於愧怍耳

目下留館雖閒冷無事然古之稍有成就者終身事業大槩皆閒時做就如自已性情不好此時當克治自已願欲不遂此時當磨鍊立身立品何以有主而不亂經理世務何以

泛應而得宜事事講求逢人下問少年英銳
之氣立意銷除習染虛憍之風力求變化要
使一生科名不負則上報
君恩遠慰親志庶幾處處有着實工夫耳切囑切
囑
伯父近自鄧州返里朝夕相依老年兄弟頗
有天倫之樂我近日得看書眞訣每句必求
聖賢立言之意如學而時習之必考究是如
何學如何時習如何悅想他實境實象體之
於己而可信告之於人而亦以爲必然如此

段段挨將去覺理路漸熟思路漸拓待人持
已處覺稍與向日有別以此見得時務經濟
件件當如此細心打算博考古法叅以今日
人情事變方是着實本領若文采風流浮華
習氣到底有何益處汝可照此法去看書爲
囑所寄覲侯姪詩滿幅窮愁亦是習氣學者
立身正要在此穩立脚根恐口說慣了心爲
之動也
家信到知汝又生一子極爲欣慰此兒行十
一命名體仁期之遠大而保養教誨爲父母

者亦當時存此意順昌新舊倉穀聞俱買足
上倉在我者似已穩當但未知後來如何
汝兄自閩省回家雖苦愁萬狀然完璧而歸
即是　祖宗福庇汝等當益加勉勵讀書做
人盡心職事閒中留心時務爲異日待用之
地一切閒事莫管非徒遠害自立之道當如
是耳

鄧州事至於再未免可憂然窮通有數只得
聽之天命人其奈之何哉我前日勸　伯父
莫空自憂慮我叔姪弟兄情同一體若只生

計鮮少你我甘苦可共斷不至秦越視也兒
輩於　伯父前宜識此意
明歲汝母六旬一切虛文實意千萬放下亦
不必着人回家養志之道端在於此我近日
立志杜門安分讀書一切妄念不問之人併
不望之於天兒輩在外當體此意
汝年甫三十出仕者五載
君恩　祖德於汝獨厚刻刻勉思報稱庶不負此
年華望之望之我近來看書覺身心畧有主
宰精神比往日强健不須遠慮逐年歉收盤

費甚難無事時不必着人回家
今歲光鑑光銘各有寸進汝兄弟四人都算
有所成就
君恩　祖德厚積我家不可不思凝承之道我近
來實見得讀書做人不是兩事汝輩亦當從
此體認庶胸中畧有把握總之人一生立身
要有眞骨子汝今年已三十正不可不求一
立身穩着思之思之閒時將歷代名卿言行
講求洞悉務使實有諸已如積財者然今日
積一貫明日積一貫漸成富有猝然有大事

需用從容應之有餘矣曙孫雖幼言動舉止
便要令他莊重至奴輩愚頑全在平時教訓
養其廉恥動以天眞皆可用也
此番汝兄之來我囑其守分務實盡當然之
事一切僥倖舉動不特不當做并不可設是
想汝弟兄其共守此意　伯父謝世我數月
來實實難過近因家間子姪紛紛執經互相
解說每日有事做心境得稍寧靜外有陳滓
洋與子弟論文三則寄看我深服其用心有
路四字凡看經史講經濟皆當從此尋路每

日積趲將去庶幾實有諸己細體認之
初聞地動信甚覺憂慮後得其詳始爲安慰
我秋初偶患脾泄今已大愈且强食健飯矣
人來廹促數語遠寄平安家中驚恐之餘上
下内外宜和平體諒以盡安靜之道切囑切
囑
兩接來信知一切平安爲慰本族之事我實
不忍漠視近來畧見整齊且漸有親愛之意
雖稍覺勞苦亦老人所樂南歸不可輕易只
要做一個家庭肖子其爲順志者多矣名臣

言行錄無事時留心細看分外之想正以不得爲幸立定脚根放開眼孔此中儘有受用思之思之

新春來百事清吉家庭子弟皆有欣欣讀書之意可喜也汝今年三十二歲科名本覺太早目下守分立品讀有益之書此是一生立脚根處留心留心

寄來三詩覧之心動然我實不願汝即歸一則盤費甚難二則我本康健趁此時竭力盡職爲

朝廷有用之人雖遠隔猶膝下也汝目下自是艱苦且極力捱去若因此便不能自立數年志操盡棄之矣慎之慎之

得汝考信甚慰分外之得失儘可聽命而我之所以稱職者固不可無具也前字所說細詢並無此語小人偶爾播弄便至不能忍耐亦是閱歷不到處只以正自持可對 祖宗可對伯叔兄弟可矣家傳不必粉飾潛德幽光何嘗藉他人描畫汝此時必苦極然固窮之道正在此時磨鍊思之思之

接來信我心甚喜葢吾家孝友一脉近自
高祖以來三房未嘗殘破向使小人之語得
以間隔則敦本之意我先不能自主矣思之
思之五月十六日移居舊宅儘可安身又在
蘆洲上作茅屋數椽水邊林下月白風清竟
可作無事道人所忙者種竹移蕉栽桐植柳
靜自揣量竟是歸家十年來第一快事差事
不與此中大有玉成莫將此境錯過自己磨
鍊爲囑
我自蘆洲落成後每日讀書頗覺心境開暢

有家門子弟及親友來此粗茶淡飯隨意說家常事猜嫌俱釋十年中方有此樂境也清苦乃讀書人本色汝近來定自艱窘須忍之又忍切莫爲窮所役汝兄自到新陽任後分文未曾寄回他竟像清官我竟像清官父也

附聞一慰

我自移居雪塘新做屋十四間寬然有餘加以地方開展心境比從前覺有歸着分外之想正以不遇爲佳我近來實信得及汝以此安分自守磨鍊中正有精進望之勉之

光鉅自甲辰歲叨捷南宮遠居京邸違
色笑者八年　先君子手書訓誡必勗以
立身大節顧以不才常恐有負　提命自
辛亥捐棄以來迄今又歷八載檢點遺篇
不忍卒讀謹併付梓以誌永感
戊午仲冬男光鉅謹識